

續資治通鑑長編

九

宋板續資治通鑑長編



淳化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御朝元殿受冊尊號曲赦京城繫囚改元 已卯改乾明節為壽寧節 丁亥建虔州大庾縣為南安軍 太保兼侍中趙普自去秋以病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及冬病益甚乃請告 車駕屢幸其第普問賜予加等並尋稱疾篤三上表致政 上不得已 普以普為西京留守兼中書令 庚寅命戶部郎中柴成務兵部員外郎趙化成使高麗左正言宋鎬右正言王卬則使交州以加恩制書賜王治及黎桓也高麗國俗信陰陽鬼神之事頗多拘忌每朝廷使至治必擇良月吉日方具禮受詔成務在館逾月乃貽治書責其牽於禁忌泥於小數眩惑日者之浮說稽緩天子之命書惟典冊之垂文非巫祝之能

曉書稱上日不推六甲之元辰禮載仲冬但取一陽之嘉會粲然古訓足以明稽所宜改圖速拜君賜治覽書慙懼會霖雨不止乃請竣晴靈成務復貽書開諭治即出拜命 宋鎬等抵交州境黎桓遣牙內都指揮使丁承正等以船卒三百人至太平軍來迎由海口入大海冒涉風濤頗歷危險經半月至白滕徑入海汊乘潮而行凡宿泊之所皆有茅舍三間營葺尚新日為館驛至長州漸近本國相張皇虛誕務為誇詫盡出舟師戰懼謂之耀軍自是霄征抵海岸至交州僅十五里有茅亭五間題曰柔征驛至城一百里驅部民畜產妄稱官牛數不滿千揚言千萬又廣率其民混於軍旅衣以雜色之衣乘船鼓譟近城之山虛張白旗以為陳兵之象俄而擁從相至展郊迎之禮相歛馬側身問皇帝起居畢按轡偕行時以檳榔相遺馬上食之此風俗待賓之厚意也城中無



居民止有茅竹屋數十百區以爲軍營而府署湫隘題其門曰明德門栢質陋而目眇自言近歲與蠻寇接戰墜馬傷足受詔不拜信宿之後乃張筵飲宴又出臨泚以爲娛賓之遊栢跣足持竿入水標魚得一魚左右皆叫譟歡躍凡有宴會預坐之人悉令解帶冠以帽子栢多衣花纈及紅色之衣帽以真珠爲飾或自歌 勸酒莫能曉其詞常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饋於使館且曰若能食此當治之爲饌以獻焉又羈送二虎以備縱觀皆却之不受卒三千人悉黥其額曰天子軍糧以禾穗月給令自舂爲食其兵器止有弓木牌槍竹槍弱不可用栢輕脫殘忍昵比小人腹心閹豎五七輩錯立其側好狎飲以手令爲樂凡官屬善其事者擢居親近左右有小過即殺之或鞭其背一百至二百賓佐小不如意亦箠之三十至五十黜爲門吏怒息乃召復其位有木塔其制樸

陋栢請同登遊覽乃相顧而言曰中朝有此塔否地無寒氣十一月猶衣夾衣揮扇鎬等明年六月歸闕 上令條列山川形勢及栢事迹鎬等自叙云爾 初殿中丞清豐晁迥通判鄂州坐失入囚死罪削三任有司以殿中丞右贊善大夫并上柱國通計之丙申詔自今免官者並以職事官不得以勲散試官之類舊制勲官自上柱國至武騎尉凡十一等五代以來初叙勲即授柱國於是詔京官幕職州縣官始武騎尉朝官始騎都尉歷級而升又詔古之勲爵悉有職奉以之蔭贖宜矣今之所授與散官等不得用以蔭贖 二月己酉改大明殿爲含光殿 辛酉詔自今遊宴宜召直館其集賢祕閣校理等並令預會先是 上宴射苑中三館學士悉預李宗諤任集賢校理閣門吏拒之不得入宗諤獻詩 述其事故有是詔國家因唐制建昭文史館集賢院於禁中昭文集

賢置大學士直學士史館置監修國史修撰直館昭文亦置直館集賢人有修撰校理之職名數雖異而職務略同閤門拒校理不得預宴蓋吏失之也 三月 上以寺監副貳品秩素高舊制自郎吏遷授頗聞搢紳之流以臺閣自許目為散地欲振起之夏四月乙未以兵部郎中孔承恭為太常少卿魏羽為秘書少監戶部郎中柴成務為光祿少卿魏庠為衛尉少卿張洎為太常少卿呂端為大理少卿臧丙為司農少卿袁廓為鴻臚少卿工部郎中張雍為太府少卿屯田郎中雷有終為少府少監虞部郎中索湘為將作少監有終德驤子也 癸丑江州言德安縣民陳兢十四世同居老幼千二百餘口常苦食不足令歲貸官米二千碩 甲寅詔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每二人共舉常參官一人充轉運使負外郎以上二人於京朝官內舉一人充知州通判 自趙

普罷呂蒙正以寬簡居相位辛仲甫從容其間政事多決於王沔沔聰察敏辨善敷奏有適時材用然性苛刻不以至誠待人群官謁見必甘言以啗之皆喜過望既而進退非允人胥怨矣 乙巳賜太子中允陳省華及其子光祿寺丞直史館堯叟五品服先是堯叟舉進士中甲科占謝詞氣明辯 上問宰相此誰子呂蒙正等以省華對省華時為樓煩令即召見擢太子中允於是父子又同日面賜章服 五月辛卯令刑部置詳覆官六員專閱天下所上按牘勿復遣鞫獄置御史臺推勘官二十人並以京朝官充若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鞫辭曰 上必臨遣諭旨曰無滋蔓無留滯咸賜以裝錢還必召見問以所推事狀著為勅并制凡滿三歲考其殿最而黜陟之 甲午詔致仕官有曾歷中外職任者給半奉以他物充 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乙未又改鑄淳化元寶錢

上親書其文作真草行三體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元
寶爲文 六月丙午罷中元下元張燈 太僕少卿張洎上
疏言邊防曰夫禦戎之道有三策焉前代聖賢論之詳矣繕
修城壘依憑險阻訓戎聚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勿追
策之上也偃革橐弓卑辭厚禮降王姬而通其好輸國貨以
結其心雖屈萬乘之尊暫息三邊之戍策之次也練兵選將
長驅深入擁戈鋌而肆戰決勝負於一時策之下也國家自
戎馬生郊邊防受敵兵連禍結累載于茲邯鄲致蹂踐之虞
上谷失藩籬之固飛芻輓粟千里而造丁壯斃於轉輸膏血
塗於原野尚賴聖君宵旰廣運宸謀自今夏以來方隅稍定
餼糧以濟城邑粗安然而胡虜之情變詐難測或慮朔風漸
勁塞草真腓乘大漠之苦寒率穹廬之醜類南下燕趙復恣
憑陵則善敗之幾未可量也况河朔之地扞抽其空邑里丘

墟黎元蕩析儻後日之戰復有殺將覆軍之禍則趙魏鎮定
疇能守之人心一搖天下事去矣國家素失薊北之險亡控
守之處是上策不舉也屯兵平原與匈奴轉戰勞弊已甚勝
負未分是下策不足恃也審觀天下之形勢憂患未已唯與
之通好或可解紛今山東諸侯近不交戰訪聞匈奴已還其
庭宜因此舉通和之策夫屈伸變化與道污隆轉危就安聖
人之務也昔高祖奮布衣起豐沛誅暴秦滅強楚不五七年
平定天下出師朔野困於白登爰從說士之詞遂舉和親之
策迨及文景乘先代之業開太平之基至道興行兆民胥說
海內田賦三十而稅一太倉之米紅腐而不可食內府之錢
貫朽而不可校巍巍功業與三代比崇及其光照甘泉軍屯
細柳則飾宗室之女出媼單于夫以高帝之雄材文景之淳
化豈力不足而德不至耶而與之通者蓋視夷狄猶禽獸耳

安肯耗竭中國事无用之虜傷重仁義與蛇豕鋒乎觀典
策之遺文審安危之大計惟聖人能之結好息民正在今日
儻或上天悔禍醜類懷仁奉大國之歡盟息邊城之烽燧誠
宗社之福也夫盛衰之理有數存焉聖賢因之以定其業昔
者隋季版蕩唐室勃興高祖太宗肇升天位英衛房杜為佐
命之雄頡利可汗遽犯京邑太宗躬枉車駕以救其夙好廣
輸財貨以厭其貪心歲月荐更大戎寢弱李靖數萬之衆擒
而滅之此王者蒙垢候時殲強敵之明効也今契丹嬖臣擅
軸牝雞司晨單于幽閉權歸母后干越強大處於嫌疑犬羊
之衆雖繁攻奪之形已兆滔天猾夏極惡窮凶以人事言之
則歲紀未周冒頓之謀必興於虜帳矣國家暫時降屈以濟
艱屯而取亂侮亡其則何遠若契丹憑恃種落張皇侵暴逆
天恃理不奉綏懷然聖人屈己濟物之誠已彰於天下矣。

通三十一

五

秋七月丁酉以御製詩文四十一卷藏於祕閣 八月癸卯
朔祕書監李至與右僕射李昉吏部尚書宋琪左散騎常侍
徐鉉及翰林學士諸曹侍郎給事諫議舍人等祕閣觀書。
上聞之遣使就賜宴大陳圖籍公縱觀翌日甲辰又詔權御
史中丞王化基及三館學士並賜宴祕閣先是遣使詣諸道
購募古書奇畫及先賢墨跡小則償以金帛大則授以官數
歲之間獻圖籍於闕下者不可勝計諸道購得者又數倍乃
詔史館及取天文占候讖緯方術等書五千一十卷并內出
古畫墨迹一百一十四軸悉令藏於祕閣圖籍之盛近代所
未有也。乙巳令左藏庫籍所掌金銀器皿之屬悉毀之有
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留以備進御 上曰將焉用此汝
以奇巧為貴我以慈儉為寶悉皆毀之左正言直史館謝泌
賀曰聖意如是天下大幸 上性節儉退朝常着華陽巾布

褐紬條內服惟純絹咸累經澣濯乘輿給用之物無所增益
焉 癸亥李至上疏言晉宋以遠皆有祕閣之號設於禁中
唐室陵夷斯文流蕩陛下運獨見之明下惟新之詔復建祕
閣以藏奇書總群經之博要資乙夜之觀覽斯實出於宸心
非因臣下之建議也况蒼藻神翰盈溢編帙其所崇重非復
與群司爲比然自創置之後載經寒暑而官司所處未有定
制望降明詔令與三館並列叙其先後著爲永式其祕書省
既無書籍元隸京百司請如舊制 上可其奏列祕閣次于
三館 丁卯以起居舍人直史館呂祐之等分直昭文館太
子中允和嶠直集賢院先是但有直史館於是始備三館之
職嶠峴之弟也 九月戊寅以鄉貢進士呂蒙叟爲郾城縣
主簿蒙莊楚丘縣主簿蒙巽沈丘縣主簿皆宰相蒙正諸弟
從其請而命之初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
正出之頗淪躓第之劉亦誓志不嫁及蒙正始仕乃迎二親
同居異堂奉養並至云 崇儀副使郭載言臣前任使劔南
見川峽富人多召贅壻與所生子齒富人死即分其財故貧
人多捨親而出贅甚傷風化而益爭訟望禁之詔從其請
冬十月乙巳以同州觀察推官錢若水爲祕書丞直史館若
水文敏之子也初佐同州知州性褊急數以曾臆決事不當
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耳已而奏按果爲朝廷
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媿謝然終不改前後如此
數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命
錄事叅軍鞠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
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爲元謀或從而加害罪
皆應死富民不勝拷掠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
以爲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聽事

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孰觀其獄詞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屢促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送女奴於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即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賜則其滅族矣知州曰惟官之賜非我也其人趨謝若水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垣而哭傾家貲以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為之論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求獄事正人不冤死其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何地耶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扣頭媿謝若水曰

五九十一

通三十一

七

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 上亦聞其名會樞密直學士寇準薦若水文學高第召試學士院而命以此官 乙丑賜知白州蔣元振絹三十疋米五十碩元振江東人清苦厲節親屬多貧不能贍養聞嶺南物賤因求其官寄家於潭州盡留俸祿供給元振啜菽飲水縫紙為衣頗以簡易為政民甚便之秩滿遮轉運使乞留凡七八年不得代來訪使言其狀 上嘉歎久之故有是賜 丙寅又賜知鄆州須城縣姚益恭絹二十疋粟二十碩益恭臨濟人初為興國軍判官以清幹聞召赴闕老幼千餘人遮道不得發至有涕泣者益恭逮夜開城門遁去其在須城鞭朴不用境內大治民數千人三遮轉運使乞留相率如浮屠宮飯僧以徼福願益恭未代來訪使言其狀故有是賜 初樞密副使張齊賢微時喪其父依河南府佐史張懷信乃克葬及貴常

兄事之鄉里推其篤行趙普因是力薦之於是齊賢上言以懷信爲兄詔授鄭州司馬 上遣殿直張明至定州諭都部署李繼隆曰若虜復入寇朕當親討卿勿以爲慮繼隆上奏曰建侯行師乃 國家之舊制臨陳志死亦臣子之常規豈有身握重權坐食豐祿不念扞城而禦侮更煩清蹕以省方夙夜自思啓處無措伏自犬戎肆孽邊邑多虞陛下不以臣治兵之謀任以疆事臣敢不講求軍志震耀戎容奉揚天聲以遏外侮然臣奉辭之日曾歷愚衷誠以蜂蟻之妖必就鯨鯢之戮臣子之分死生以之望不議於親巡庶靡勞於天步今者遠聆聖誨將決龍興行長驅組練之師徐按和鑿之馭宣威朔野問罪穹廬且一人旣行百司景從千乘萬騎雷動風趨郡縣供饋以斯勤驛傳驅馳而甚遠况乃窮荒殘孽醜類微妖責在帥臣決期殄戮臣雖駑弱誓死爲期仰望鴻慈特

寢茲議是歲虜亦不敢大爲邊患去 十一月丁丑知安州侍御史李範上言故殿中丞通判州事金行成本高麗人賓貢舉進士中第高麗國王表乞放還行成自以筮仕中朝思有以報不願歸本國父母垂老在海外且暮思念之恨祿養弟及命畫工圖其像置於正寢行成與妻史居旁室晨夕定省上食未嘗少懈行成疾且革召臣及州官數人至其卧内泣且言曰外國人任中朝爲五品官佐郡政被病且死無以報主恩瞑目於泉下亦有遺恨二子宗敏宗訥皆幼家素貧無他親可倚行委溝壑矣行成旣死其妻誓不嫁養二子織履以自給臣竊哀之詔以宗敏爲太廟齋郎禮部郎與收補俾安州月以錢三千米五碩贍家長吏常歲時存問無令失所 十二月時羣臣升殿奏事者旣可其奏皆得專達于有司頗容巧妄左正言直史館謝以請自今凡政事送中書機

事送樞密院財貨送三司覆奏而後行辛酉詔從泌請遂著
爲定制中外所上書疏亦如之 大理寺丞王濟爲刑部詳
覆官屢上封事會遣使提總諸道茶鹽酒稅且察訪民間利
病及吏治能否 上顧問左右刑部有好言事者爲誰左右
以濟對 上即授之既踰月改命通判鎮州牧守多勲舊武
臣倨貴陵下濟未嘗撓屈戍卒頗恣暴不法夜或焚民舍爲
盜一夕報有火濟部壯士數十潛往覘伺果得數輩并所盜
物即斬之馳奏其事 上大喜都校孫進使酒無賴歐折人
齒濟不俟奏杖濟送闕下軍府畏肅連三詔褒獎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二

太宗皇帝紀十六

淳化二年春正月先是供奉官殿直有四十年不遷者乙酉始置內殿崇班在供奉官之上左右侍禁在殿直之上差定其俸給以次授之改殿前承旨為三班奉職端拱中置借職承旨於是改為三班借職舊有文班承旨率以貢舉有材武試弓箭中選者為之端拱後各遷秩或物故因不置上嘗與近臣論將帥因言前代武臣難為防制苟欲移徙必先發兵備禦然後降詔若恩澤姑息稍似未遍則四方藩鎮如羣犬交吠周世宗時安審琦自襄陽來朝喜不自勝親幸其第今且無此事也呂蒙正曰上之制下如臂使指乃為合宜儻尾大不掉何由致理上曰今之牧伯至于士卒盡識朕意苟稍聞愆負固無矜怒之理所以人人各務檢身也王沔曰

五月

廿二

一

周李穀以宰相招討淮南卒無顯効上曰朕當時在兵間備觀之矣穀但深居高處列校稀見其面苟見之則直省吏揖而進以介冑之士為趨揖之容甚踈闊也當拔寨之際非李重進以勁卒援之幾狼狽矣二月上修正殿頗施彩繪左正言直史館謝泌上疏諫癸丑命悉去彩繪塗以赭堊丁巳涼州觀察使判雄州事劉福卒贈太傅忠正節度使福武人不知書御下有方略為政簡易人甚便之在雄州五年境內寧謐百姓遮轉運使願追述治迹以其狀聞詔許立遺愛碑於牙門外福既貴諸子嘗勸福建大第福怒曰我受祿甚厚足以儉舍庇汝曹固當以身許國未有赤寸之効以報恩豈可營居第為自安計乎卒不許沒後上聞其言以白金五千兩賜其子令市宅以居焉三司嘗建議劔外賦稅輕詔監察御史張觀乘傳按行諸州因令稍增之觀上疏言

遠民易動難安專意撫之猶慮其失所况增賦以擾之乎設使積粟流行用輸京師愈煩漕輓之力固不可也分兵就食亦非全安之策徒歛怨於民未見國家之利 上深然其言因留不遣其後觀復上疏言臣憑藉光寵備位風憲每遇百官起居日分立于庭司察不如儀者舉奏之因見陛下天慈優容多與近臣論政德音往復煩亦煩勞至于有司職官奉意將順簿書叢脞咸以上聞豈徒藝瀆至尊實亦輕紊國體况帝王之道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列於紉素垂為軌範不可不謹也若夫方今之急者匈奴未滅邊鄙猶聳陰陽未序倉廩猶虛淳朴未還奢風尚熾縣道未治逋逃尚多刑法未措禁令猶密墜典未復封祀猶闕凡此數者朝廷之急務也誠願陛下聽斷之暇宴息之餘體貌大臣與之揚摧使沃心造膝極意論思則治體化源何所不至臣又嘗讀唐

史見正觀初始置崇文館命學士耆儒更直互進聽朝之隙則引入內殿講論文義商榷時政或日旰忘倦或宵分始罷書諸信史垂為不朽况陛下左右前後皆端士偉人幸望端拱疑旒收見反聽釋循常之務養浩然之氣深詔近位闡揚真風上為 祖宗播無疆之休下為子孫建不拔之業自然成康文景不獨專美於昔時堯舜禹湯自可追蹤於今日與夫較量金穀割析毫釐以有限之光陰役無涯之細務者安可同年而語哉 上覽而善之召賜五品服以為度支判官閏二月以鄭文寶為陝西轉運副使許便宜從事恣用庫錢會歲歉文寶誘豪民出粟二萬斛活飢者八萬六千餘人戊寅祕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三百八十卷 上因從容謂之曰人之嗜好不可不戒不必遠取前古抵如近世符彥卿累任節鎮以射獵馳逐為樂於是近習窺測其意爭獻鷹犬

彥卿悅所借之其下因恣橫侵擾故知人君當澹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焉朕年長他無所愛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斯已矣至拜舞稱賀 庚辰以瀛州防禦使安守忠知雄州守忠嘗與僚屬宴飲有軍校謀變衷甲及門闥吏狼狽入白守忠言笑自若徐顧坐客曰此輩酒狂耳即時禽獲人頗服其量 己丑詔京城無賴輩相聚蒲博開櫃坊屠牛馬驢狗以食銷鑄銅錢為器用雜物令開封府戒坊市謹捕之犯者斬匿不以聞及居人邸舍僦與惡少為櫃坊者同罪 是月命翰林學士賈黃中蘇易簡幹當差遣院李沆同判吏部流內銓學士領外司自此始也史臣梁馬翰論其失當今不取 內出御製飛天蛾大海求明珠二棊勢示三館學士皆不能曉 上召中使裴愈授以拍要史館修撰范杲等相率上表稱謝 三月己巳 上以歲

六

通世二

三

旱蝗手詔呂蒙正等曰元元何罪大譴如是蓋朕不德之所致也卿等當於文德殿前築一臺朕將暴露其上三日不雨卿等共焚朕以答天譴蒙正等皇恐謝罪匿詔書翌日而雨蝗盡死先是 上召近臣問時政得失樞密直學士寇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其蘊若影響莫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賊數萬計吉既伏誅家且籍沒而淮以參知政事涉之母弟止杖于私室仍領定遠主簿用法輕重如是亢獲之咎殆不虛發也 上大悟明日見沔切責之 是月翰林學士宋白等上新定淳化編勅三十卷 夏四月庚午朔詔罷端州歲貢石硯 辛巳以樞密副使張齊賢給事中陳恕並參知政事宣徽北院使簽書樞密事張遜為樞密副使樞密直學士溫仲舒寇準並為樞密副使樞密副使張宏罷為吏部侍郎宏懦謹無他策略居內廷見胥史

必先勞損性吝嗇好聚畜不為時所重 度支使李惟清為鹽鐵使惟清嘗以帳式奏御 上曰費用若此民力久何以堪曷由簡省即便裁度惟清曰比開寶興國之際其數倍多蓋以邊事未寧屯兵至廣臣觀將帥誠未得人臣聞漢有衛青霍去病唐有郭子儀李晟西戎北狄望而畏之如此則邊事息而支用減矣望國家精擇將帥以有威名者護塞庶節費用 上曰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今之儼狃羣衆變詐與古不同朕每計之自有成筭至于選用將帥亦須深體今之機宜如韓彭雖古名將若以彼時之見便欲制今之敵亦恐不能成功名今縱得其人未可便如往時委之能成功業此乃機事卿所未悉 初趙普出守西洛呂蒙正以寬簡自任王沔怙恩招權政事多決於沔沔先與張齊賢同被進擢掌樞務頗不叶齊賢出守代州沔遂為副使參知政事陳恕筦鹽

鐵性苛察亦嘗與沔忤於是齊賢與恕並在中書沔心不自安慮群官有以中書舊事告齊賢等己丑左司諫知制誥王禹偁上言請自今群官詣宰相及樞密使並須朝罷於都堂請見不得於本廳延揖賓客以防請託沔喜即白 上施行之仍令御史臺宣布中外左正言直史館謝泌上言以為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書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踈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真得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苟非接見羣官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群官請見咨事無時是大臣常須百執事於都堂無解衣之暇古人有言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若政在大夫祿去公室國祚衰季彊臣擅權當此之時可以為慮今陛下鞭撻宇宙總攬豪傑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

蕩今日之謂也奈何疑執政大臣為衰世之事乎昔孔光不言温室中木顧雍封侯三日家人不知謝安石對客圍碁捷書至而客不覺大臣當謹密如此雖妻子猶不得聞况他人乎使非其人當斥而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設若杜公堂請謁之禮豈無私室乎塞相府請求之門豈無他徑乎此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大臣展四體以報陛下之道也王禹偁識量庸淺昧於大體妄率曾臆以蔽聰明狂躁之言不可行用上覽奏嘉歎即命追還前詔仍以泌所上表送史館國初不喜人附會權勢故大臣不於私第見客百至午際不得就食敕牒或未印署堆積几案政事停滯其中於政事堂數宰相都見為難此據章德象會要王珪因之當考五月乙巳復置折博倉折博倉即折中倉也端拱二年九月初置尋以歲早中止今乃復之左正言謝泌數奏章論時政得失上嘉其忠蓋丙辰擢左司諫賜金紫并錢三十

通井二

一

萬泌一日得對便殿上復面加賞激泌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昔唐末有孟昭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前代如此安得不亂上動容久之六月甲戌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潘美卒贈中書令謚武惠乙酉汴水決浚儀縣壞連堤泛民田上昧旦乘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使迎謁于路上謂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行百步從臣震恐殿前都指揮使戴興叩頭懇請車駕回輿遂捧承步輦出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千塞之日未昧而堤岸屹立水勢遂定始就次太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濘沾衣知縣事宋炎亡匿不敢出上特赦其罪丁亥詔右正言直史館王卬則殿中丞直史館王旦張復殿中丞直集賢院程宿贊善大夫史館檢討兼秘閣校理杜鎬祕書郎直史館李宗諤等檢討

皇太子親王皇族后族等故事仍令史館修撰賈黃中等編錄進呈復開封人也 都官員外郎知雜事范陽張郁上言正衙之設謂之外朝羣臣辭見及謝皆先詣正衙見訖御史臺具官位姓名以報閣門方許入對此國家舊制也自乾德以後始詔先赴中謝後詣正衙至今有司遵行而文武官中謝辭見之後多不即詣正衙致朝經之隙廢欲望自今內外官中謝後次日並赴正衙內諸司遙領刺史者及閣門通事舍人已上新授者皆同百官例並赴正衙辭謝出使急速免衙辭者亦須具狀報臺違者罰一月俸郁又言案令式每假日百司不奏事陛下憂勤萬幾雖遇旬假亦親聽斷邇來文武百官多就假日辭謝貴就便坐以免舞蹈之儀望自今假日除內職級將校閣門不得引接辭謝其受急命者不在此限又言內殿起居百官皆露立於廊廡之下望自今前一日

設幕次於閣門外及復令御史重戴詔皆從之重戴者大裁帽之遺象也本巖叟野夫之服以帛為之後魏文帝自雲中徙代以賜百僚國初但御史服之其後詔兩省及尚書省五品以上皆服樞密三司使副則否太宗初即位申嚴正衙辭謝之制張郁至今猶以為言豈太平典國之詔蓋未施行故耶當考 秋七月己亥 上謂三司使李惟清

等曰夫貨財所以濟用度或取之不以其道違朕惠養庶民之意豈能召和氣乎當共務均節無致厚斂於下己亥初二日也本紀

專著上語不因他事實錄無之寶訓則以此語繫之端拱二年二月李惟清請調河南民運糧之後不知寶訓何據然寶訓於年月先後或多或少不得其實 李繼遷聞程守素將兵來

討恐懼奉表歸順丙午授繼遷銀州觀察使賜以國姓名曰保吉趙保忠又薦其親弟繼冲 上亦賜姓改名保寧授綏

州團練使封其母罔氏西河郡太夫人王禹偁草 先是祠祀文命著作局官屬臨事撰進多不合典禮祕書監李至撰

成數百道號正辭錄凡三卷以進詔求為定式 八月丁卯朔詔兩浙諸州先是錢俶日募民掌榷酤酒醱壞吏猶督其課民無以償湖州萬三千三百四十九瓶衢州萬七千二百八十三瓶台州千一百四十四碩越州二千九百四碩七斗並毀棄之勿復責其直 上欽恤庶獄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已卯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樞密直學士李昌齡知院事兼置詳議官六員凡獄具上奏者先由審刑院印訖以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院詳議中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當者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復以聞始命論決蓋重謹之至也 會要稱法官議覆居道安獄太遠鹵莽皆坐遷謫因置審刑院今實錄八月己卯初置審刑院己卯十二日也九月戊戌王禹偁等始免官戊戌初二日也先後或失其序豈禹偁等繫獄二十餘日乃論決邪不然會要誤也今但依實錄所書更須考之司馬光記聞稱趙普出鎮太宗患中書權太重且事衆宰相不能悉領理向敏中時為諫官上言請分中書刑房置審刑院按實錄向敏中雖以左司諫知制誥初不聞有此議國史及他書亦弗載不知光何所據也且

通光二

七

置審刑院其意不過欽恤庶獄耳豈能分中書權省其事耶疑此說或誤更須考之揚億談苑但云審刑院本中書刑房宰相所領之職於是析出亦不云中書權太重故也 丁亥并州言戎人七十三戶四百餘口內附 上因謂近臣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 九月丁丑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王沔給事中參知政事陳恕並罷守本官初給事樊知古累任轉運使甚得時譽及為戶部頻以職事不治詔書切責名益減雅與恕親善 上每言及計司事有乖違者恕具以告之欲令知古盡力知古後因奏對遂自解 上問知古何從得此知古曰陳恕告臣 上怒恕泄禁中語嫉知古輕脫并知古皆罷之沔以弟淮故數為樞密副使寇準所詆 上亦寤沔任數好詐非廊廟器遂與恕同日俱罷沔奉詔見 上涕泣不願離左右不數日鬚鬢皆盡白 上嘗謂近臣曰累有人言儲

貳事朕頗讀書見前代治亂豈不在心且近世澆薄若建立太子則宮僚皆須稱臣宮僚職次與上臺等人情之間深所不安蓋諸子冲幼未有成人之性所命僚屬悉擇良善之士至於臺隸比車朕亦自揀選不令姦險巧佞在其左右讀書聽書咸有課程待其成長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諒此心耶於是右正言度支判官宋沆等五人伏閣上疏請立許王元僖為皇太子詞意狂率上怒甚將加竄殛以懲躁妄而沆又宰相呂蒙正之妻族蒙正所擢用己亥制詞責蒙正以援引親暱竊祿偷安罷為吏部尚書初温仲舒與蒙正同年登第情契篤密仲舒前知汾州坐私監軍家婢除籍為民窮棲京師者累年蒙正在中書極力援引遂復籍及驟被任遇反攻蒙正蒙正以之罷相時論醜之命左僕射李昉兼中書侍郎參知政事張齊賢為吏部侍郎並平章事翰林學士賈黃

通世二

八

中李沆並為給事中參知政事沆初判吏部銓因侍曲宴

上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數月遂與黃中俱

蒙大用上嘗召見黃中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所

謂孟母矣作詩賜之頒賜甚厚庚子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

中丞王化基為御史中丞化基嘗慕范滂攬纒澄清之志獻

澄清略言五事其一復尚書曰首曰國家立制動必法天並建

官聯以尊王室且尚書省上應天象對臨紫垣六卿擬喉舌

之官郎史應星辰之位斯實軋文昭著政事具明方今省曹

之名未稱朝廷之盛夫三司使額乃近代權制判官推官勾

院開併磨勘憑由理欠孔目勾押前行後行皆州郡官司吏

局之名也臣今請廢三司止於尚書省設六尚書分掌其事

廢判官推官設郎官分掌二十四司及左右司公事使人掌

一司廢孔目勾押前行後行為都事王事令史書吏廢勾

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等同歸比部及左右司如此即事益精詳且盡去其州郡職局鄙俗之名也六卿如闕本官即選各品相近有才望者權其尚書郎官如闕本官則於兩省三院選明幹有清望者依資正除所貴尚書省無駁雜之官其二十四司公事若繁簡不同望下本官屬參酌其類均而行之二其二謹公舉曰朝廷頻年下詔以類求人但聞例得舉官未見擇其舉主欲望自今別立名籍先擇朝官有聲望者各令保舉所知其舉到職官負數仍置簿籍并舉主名姓錄在籍中其受舉之官如經任使實著廉能听司舉行賞典特旌舉主若所舉官負職敗露與舉主並當連坐臣又思陛下自登寶位十有餘年七經選掄甚得英俊竊慮久沉下位或處遠官望令採訪及州長吏察廉以聞次第擢亦同置籍中其二懲貪吏曰夫貪吏臨民其損甚大或則芻法或則濫刑或

因公以逼私或緣事以行虐使民受弊其於蠹焉蠹盛則木空吏貪則民弊若乃不求人聽不以法繩則夷齊不能守正廉之規顏閔不能持德行之操蓋中人以降其性如水器方則方器圓則圓固無定質悉由拘制也望令諸路轉運使副兼採訪之名令覺察部內州府軍監長吏候澄清一部見其實效到闕日待以殊常不次之命置以殿庭侍從之名所貴顧問知四方之事抑亦勸外官之求治也其四省冗官曰昔唐虞建官惟百亦克用又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斯乃率從簡易去其煩擾也國家封疆民物廣逾前世恢張萬務分設庶官方之近朝實倍常數意欲豐財厚利盡入牢籠其如蠹國耗民轉加殘弊臣嘗思二十年前客游江淮諸郡其間楊楚最曰要衝水陸兩塗咽喉數國務穰事衆地廣民繁然止設知州一人在衙區分其餘通判本州推官及州官等並皆

分掌鹽酒商稅倉場庫務當時亦聞辦集兼少刑獄爭訟臣
昨十年前任揚州職官時見朝廷添置監臨事務朝官及使
臣等有逾本州數倍實恐天下諸州似此繁多慮傷費用兼
長刑名今以朝官諸色使臣及縣令簿尉等所費高卑相半
折而計之一人月費不翅十千以千人約之歲計用十餘萬
更倍約之萬又過倍此或皆是廉白之吏止傷於公府之費
爾若或貪婪之吏布於天下則兼更取於民間者又數倍焉
祖吉之類是也如此則得非蠹國耗民乎望令逐部轉運使
副與知州同議裁減及諸縣令簿尉等自前多不置縣尉以
主簿兼之亦乞令相度廢省其五擇遠官曰負罪之人多非
良善或貪婪殘暴兇狠踰違若授以遠地親民之官或秉性
不檢用情自任事欺遐僻毒縱傷殘遠民罹殃卒莫上訴甚
非撫人懷遠之意也望自今凡負罪人不許任四川廣南為

通州二

十一

長吏書奏 上嘉納其言即有意於大用 辛丑責宋沆為

宜州團練副使 甲辰以樞密副使張遜知樞密院事温仲

舒寇準同知院事知院之名自此始遜仲舒準仍並帶副使

自後或以正官或檢校官為之秩與副使同 初宋沆與左

正言尹黃裳馮拯右正言王世則洪湛共伏閣請立皇太子

沆既先黜乙巳命黃裳知邕州拯知端州世則知象州湛知

容州黃裳世則湛皆直史館並解其職湛上元人也 上聞

殿中丞郭延澤右贊善大夫董元亨皆好學博通典籍詔宰

相召問經史大義條對稱旨冬十月丁卯並命為史館檢討

延澤廷謂之子也 董元亨附延澤傳未見邑里 辛巳翰林學士承旨蘇

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 上嘉之賜詩二章紙尾批云詩

意美卿居清華之地也易簡願以所賜詩刻石昭示無窮

上復為真草行三體書書其詩命待詔吳文賞刻之因徧賜

近臣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大字令中書召易簡付之榜於
廳額 上曰此求為翰林中美事易簡曰自有翰林未有榮

也 左諫議大夫韓丕起寒素以冲澹自處不奔競於名官
上甚嘉重之己丑命丕守本官知制誥為翰林學士 十一

月丙申詔自今內殿起居日復令常參官兩人次對閣門受

其章實錄云漢乾祐二年給事中陶穀奏乞傳五日轉對皇

始復舊制按太祖新舊錄及本紀建隆三年二月甲午詔

自今每遇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然則轉對舊制在

祖時已復不知錢若水何所據乃云遂無也新錄亦若水所

修那得如此差謬意者一太祖雖復舊制行之未久仍廢至

是乃復舉行若水考之不詳故耳建隆三年八月丙戌朔御

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閣工部尚書實儀待制大常卿邊光範

候對禮畢賜廊食明年夏四月壬午朔工部侍郎文穎待制

給事中馬士元次對八月庚辰朔給事中劉載待制諫議大

夫崔頊次對其後遂不復書乾德四年夏四月丙申朔又書

御殿入閣賜食如常儀但不見次對官姓名疑次對自此却

停至淳化二年始復故令若水誤

記也直云遂無轉對之事亦誣矣

修撰楊徽之次對上言方今文士雖多通經者甚少願精選

五經博士增其員各專業以教胄子此風化之本 上顧謂

宰相曰徽之操履無玷真儒雅之士出理州郡非其所長置

之館殿正得其宜矣 刑部郎中知制誥范杲數致書宰相

求入翰林為學士又嘗出制誥一編示李昉曰先公謂杲才

任學士故此付杲不敢失墜昉每開釋之於是獻玉堂記請

備其職 上惡其躁競終不使居內署改右諫議大夫出知

濠州以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畢士安為翰林學士初執政欲

用右諫議大夫張洎因對言洎文學久次不在士安下 上

曰極知洎文學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耳執政乃退
上以入閣舊圖承五代草創禮容不備於是命史館修撰楊
徽之等討論故事引別為新圖十二月丙寅朔遂行其禮於
文德殿實錄又云唐恭宗始於紫宸殿展入閣之而五代以
按太祖即位之年八月朔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閣仗衛
如儀既罷賜百官廊食至乾德四年四月朔猶講其禮非

發也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詔以八月一日入閣會兩而止
耳 右諫議大夫張洎既與徽之等同撰定新儀又獨奏疏

曰竊以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為外朝在唐為
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
之宣政殿也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殿在唐為正衙凡朝望
起居及冊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舉人
在此殿也今之崇德即唐之紫宸殿也在周為內朝在漢為
宣室在唐為上閣即隻日常朝之殿也東晉太極殿有東西
閣唐置紫宸上閣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紫微黃
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鈞陳羽
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須立仗前代謂之入閣儀者蓋隻
日御紫宸上閣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俟勘契
畢喚仗即自東西閣門入故謂之入閣今朝廷且以文德正

通世二

通世二

十二

衙權宜為上閣甚非憲度况國家不承正統宇內洽平凡百
憲章悉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尚屬因循竊見長春殿正與文
德殿南北相對伏請改創此殿以為上閣作隻日立仗視朝之
常時聽斷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叶前經今輿論乃以入閣
儀注為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又案舊史中書門下御
史臺為三司謂侍從供奉之官今起居日侍從官先入殿庭
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東西列拜甚失此
面朝謁之儀請准舊儀侍從官先入起居畢分行侍立於丹
墀之下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雅合於禮臣
又聞古之王者躬勤庶務其臨朝之疏數視政事之繁簡唐
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正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
多故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隻日不坐其隻日或遇大寒盛
暑陰霖淫泥濘亦放百官起居隻日宰相當奏事即時特開延

英召對或蠻夷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紫宸引見陛下自臨
大寶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雞鳴而起聽天下之政雖剛健
不息固天德之常然而游焉息焉亦聖人之謨訓儻君父焦
勞於上臣子緘默於下不能引大體以爭則忠亮之心有所
不至矣臣欲望陛下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隻日不坐其隻
日遇大寒盛暑陰淫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隻日於崇德崇
政兩殿召對宰臣常參官以下及非時蠻夷入貢勳臣歸朝
亦特開上閣引見並請準前代故事處分奏入不報 辛卯
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於本院會學士韓丕畢士安祕書監
李至史館修撰楊徽之梁周翰知制誥柴成務呂佗之錢若
水王旦直祕閣潘謹修翰林侍書王著侍讀呂文仲等觀御
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并二體書詩石 上聞之賜上尊酒
太官設盛饌至等各賦詩以記其事宰相李昉張齊賢參知

政事賈黃中沆亦賦詩以貽易簡易簡悉以奏御 上謂宰
相曰蘇易簡以卿等詩什來上斯足以見儒墨之盛學士之
貴也可別錄一本進入以其本賜易簡 先是左司諫直史
館謝泌奉詔發解國子學舉人黜落既多羣聚喧詬懷甓以
伺其出泌知之潛由他徑入史館數宿不敢歸請對自陳
上問何官駟道嚴肅都人畏避有以臺雜對者癸亥命泌為
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國子學發解舉人別敕差官
主之蓋自泌始也 是歲女真首領野里雞等上言契丹怒
其朝貢中國去海岸四百里三柵柵置兵三千絕其朝貢之
路於是汎海入朝來發兵與三十首領共平三柵若得師期
即先赴本國願聚兵以俟 上但降詔撫諭而不為出師其
後遂歸契丹時定安國王子大元因女真使上表後亦不復
至 上又以渤海不通朝貢詔女真發兵攻之凡斬一級賜

緡五疋為賞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二

太宗皇帝紀十七

淳化三年春正月丙申朔朝元殿受朝畢改服通天冠絳紗袍復升坐受群臣上壽酒三行用雅樂宮懸登歌罷大明殿上壽之禮 諸道貢舉人萬七千三百皆集闕下辛丑命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等同知貢舉既受詔徑赴貢院以避請求後遂為常制 乙巳令常參官各舉京官一人充升朝官

丙午令宰相以下至御中丞各舉朝官一人為轉運使又詔

所舉京官除三司三館職事官已外擢者不在薦論其有懷

才外任未為朝廷所知者方得奏舉

此詔別本在二月壬申今移見舉官下

戊午詔諸道轉運使自今釐革庶務平反獄訟漕運金穀成

績居最及有建置之事果利於民者所在州府軍監每歲終

件析以聞非殊異者不得條奏 二月杭州掌庫使葉彥安

五百七十一

監三

等百二十三人欠錢俸日官倉米八十四萬八千四石鹽五

萬四百四十六石甲申詔並除之 鹽鐵使魏羽等言諸州

茶鹽主吏多負官課請行決罰 上曰當案問其實若水旱

災沴致官課虧矣者非可加刑也帝王者為天下主財爾卿等

司計當以公正為心無事割削勿令害民而傷和氣焉 三

月 戊戌 上御崇政殿覆試合格進士先是胡旦蘇易簡

王世則梁顥陳堯叟皆以所試先成擢上第由是士爭習浮

華尚敏速或一刻數詩或一日十賦將作監丞莆田陳靖上

疏請糊名考校以革其弊 上嘉納之於是召兩省三館文

學之士始令糊名考校第其優劣以分等級內出庖言日出

賦題試者駭異不能措詞相率扣殿檻上請會稽錢易時年十

七日未中所試三題皆就言者指其輕俊特黜之得汝陽孫

何以下凡三百二人並賜及第五十一人同出身 上諭之

曰爾等各負志業中我廷選効官之外更勵精文翰勿墜前功也何等旅拜稱謝辛丑又覆試諸科擢七百八十四人並賜及第百八十人出身就宴錫御製詩三首箴一首進士孫何而下四人皆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餘及諸科授職事州縣官入謝於長春殿 上謂宰相曰天下至廣藉群材共治之今歲登第者又千餘人皆朕所選擢此等但能自檢情美替而歸則馴致身衢未易測也時詔刻禮記儒行篇賜近臣及京官受任于外者并以賜何等令為座右之誡初內殿策士例賜御詩以寵之至陳堯叟始易以箴用敦勉勵暨孫何則詩箴並賜時論榮之史館修撰梁周翰直昭文館安德裕並為考官 詔有司詳定秤法別為新式頒行之先是守藏吏受天下歲輸金幣而太府寺權衡舊式輕重失準吏因為姦上計者坐逋負破產者甚衆又守藏吏更代校

五十九

通世三

二

計爭訟動涉數載及是監內藏庫劉承珪等推究本末改造法制中外咸以為便承珪官者山陽人也 鹽鐵判官左司諫韓國華等言備位諫官兼職計司獨不得從宴遊願兼領館職乙巳命國華等直昭文館三司屬官兼直館自國華等始也 辛酉令有司以二月開冰獻羔祭韭先是近代相承用四月蓋誤以豳詩四之日為今四月也祕書監李至請改之 上曰四月韭長可以苫屋矣何得謂之薦新歟乃從至請 五月甲午朔御文德殿百官入閣舊制入閣惟殿中省細仗隨兩省供奉官先入陳於庭 上以為儀衛太簡命有司更設黃麾仗其殿中省細仗仍舊從新制也 令諸州所上案牘勿得通封轉運使案部所至州縣先錄問刑禁 上復命醫官集太平聖惠方一百卷已亥以印本頒天下每州擇明醫術者一人補醫博士令掌之聽吏民傳寫 壬寅詔

御史臺鞫徒以上罪獄具令尚書丞郎兩省給舍以上一人親往慮問 己酉 上以久愆時雨憂形於色謂宰臣曰元陽滋甚朕親禱精至並走羣望而未獲嘉應者豈非四方刑獄有冤濫郡縣吏不稱職朝廷政治有所闕乎因遣常參官十七人分詣諸路按決刑獄是夕雨庚戌宰臣相率稱賀

上曰朕孜孜求理視民如傷內省於心無所負矣而久愆時雨蓋陰陽之數非朕所憂者在獄吏舞文巧詆計臣聚斂措克牧守不能宣布詔條鄉士莫肯修舉職業爾李昉張洎賢及賈黃中李沆慙懼拜伏退上表待罪 上曰朕之中心苟有所懷即欲與卿等言之既言之即無事矣然中書庶務卿等尤宜盡心也昉等復上表稱謝焉實錄別本昉傳有昉等傳皆無之 辛亥置理檢院命右正言知制誥錢若水領之復唐制也 附五月末 甲寅始命增修祕閣 六月

通志二

三

甲申有蝗自東北來蔽天經西南而去 上謂宰相曰朕素不識此蟲群飛而過其勢甚盛必恐害及田稼朕憂心如擣亟遣人馳詣所集處視之卿等何策可去悉對曰蟲蝻因旱乃生頻雨則不能飛為災與否亦繫歲時聖心焦勞憂念

黎庶固當感通天地臣等職在燮調伏增慚懼是夕大雨蝗盡

京畿大穰物價至賤 辛卯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門置場增

價以糴令有司虛近倉以貯之命曰常平以常參官領之俟

歲飢即減價糶與貧民遂為永制 秋七月 壬辰朔置三

司都勾院命右諫議大夫張昺判之 乙巳太師贈尚書令直定忠獻王趙普卒 先是普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為降語曰趙普開國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爾冤累蓋指涪陵悼人也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語涕泗感

寶訓載聖語於二年然二年理未肯過京師也今從 時

寶錄寶訓解呂蒙正而二年蒙正已罷相故改其各

實錄別本昉傳有昉等傳皆無之

復唐制也

附五月末

甲寅始命增修祕閣

六月

咽且言涪陵自作不靖故抵罪豈當外足余但願速死血面論於幽冥以直之是夕卒 己酉 上聞訃悲悼謂近臣曰昔

事 先帝與朕最為故舊能斷大事嚮與朕嘗有不足眾人所知朕君臨以來每待以殊禮普亦傾竭自効盡忠國家社

稷臣也聞其喪逝悽愴之懷不能自已因出涕左右皆感動遣右諫議大夫范杲攝鴻臚卿護喪事葬日設鹵簿鼓吹如

式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願為尼 上再三諭之不能奪皆賜以名號又親撰神道碑書以賜焉 按神道碑普以七月十日卒十四日乙巳也

已酉八月十日 八月壬戌朔祕閣成祕書監李至上言願比王堂之署賜以新額戊辰御飛白書祕閣二字賜之仍詔宰

相樞密使與近臣就觀置宴閣下直館閣官皆預又賜詩以美其事 詔徵終南山隱士种放辭以疾不至放七歲能屬

文沈默高潔亦與其母偕隱豹林谷中以講習為業學者多 六州十五 通三十三 四

從之得束脩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善辟穀會陝西轉運使宋維幹言放才行詔使徵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

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遂稱疾不起其母盡取筆研焚之與放轉居窮僻

人跡罕至 上喜其高節詔京兆府歲時存問以錢三萬賜之不奪其志 談苑載故事與國史不司今從國史 戊子詔杭州民二千五百

四十九人共欠錢俵日息錢六萬八千八百餘貫並釋之九月壬辰詔以今年十一月冬至有事于南郊 鹽鐵副使

謝泌嘗升殿奏事 上謂之曰大凡居職不可不勤朕每見殿庭兵卒能剩掃一席地剩汲一瓶水必記其姓名也 寶訓

拱初泌為鹽鐵判官因奏事 上以此語年號與官名皆誤也然不知此語的在何時泌自鹽鐵換度支乃甲午日今附見此 乙卯馬步軍都頭保州刺史呼延贊出為冀州兵馬

總管贊太原人驍悍輕率自言受國恩誓不與契丹同生文

其體為赤心殺契丹字至於妻子僕使同爨皆然鞍韉器用什物亦刺繡刻朱墨為之與諸子爾後別刺文曰出門忘家為國臨陣志死為主又作降魔杵破陣刀鐵折土巾兩旁有刀皆重數十斤乘驢馬絳扶額北征時上惡其詭異惑眾欲斬之得免至是言於上曰臣服飾詭異所至觀者必眾壅遏願敕州縣遣卒遮迓清道上笑而不許贊至屯或言其無統御才改遼州刺史既又以不能治民復召入為都軍頭領扶州刺史復為都軍頭在五年七月已未今并書之丙辰羣臣奉表加上尊號曰法天崇道明聖仁孝文武上曰但時和歲豐萬姓阜康朕之願也溢羨之號亦何尚焉凡五上表終不許已未上幸祕閣觀書賜從臣及直館閣官飲既罷又命皇城使王繼恩召馬步軍都虞候傅潛殿前都指揮使戴興等宴飲縱觀群書上意欲使武將知文儒之盛也據職官志會要淳化四年

通光三

始置昭宣使此時未也繼恩但為皇城使爾實錄并藝文志皆誤今改之冬十月癸亥祕書監

李至言願以上草書千文勒石上謂近臣曰千文蓋得鍾繇破碑千餘字周興嗣次韻而成詞理立可取孝經乃百行之本朕當自為書之令勒於碑陰因賜至詔諭旨戊寅詔諸道知州通判釐務京朝官令錄判司簿尉等有治行尤異吏民畏服居官廉恪泣事明敏闔訟衰息倉廩盈羨寇盜翦滅部內肅清者委本道轉運使以名聞並驛置赴闕親問其狀旌賞之反此者亦具奏當行貶斥上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莫能甄別壬午命戶部侍郎王沔度支副使謝泌祕書丞王仲華同知京朝官考課吏部侍郎張宏戶部副使高象先膳部員外郎范正辭同知幕職州縣官考課號曰磨勘院又命左贊善大夫魏廷式與樞密都承旨趙鎔李著同較三班院殿直以上功過仲華巴西人象先虞城人廷式

宗城人著東明人也 十一月己亥開封尹許王元僖早朝
方坐殿廬中覺體中不佳遂不入謁徑歸府車駕遽臨視疾
已亟 上呼之猶能應少選薨年二十七 上哭之慟左右
皆不敢仰視追贈太子謚曰恭孝詔以將有事於南郊前十
日而許王薨按禮天地社稷之祀並不廢緣親謁大廟恐非
便集公卿議之吏部尚書宋琪等上奏請以來年正月上辛
合祭天地從之 初王沔罷政歸私第會中書小吏舊罪發
事連中書因有奏毀沔者 上語之曰呂蒙正有大臣體王
沔甚明敏毀者慙而退於是 上欲甄別官吏能否故命沔
同知京朝官考課所奏條目尤細碎不識大體視士君子猶
卒伍胥吏設關格以防之物論甚譁而沔自謂直清無私因
結人主求并入庚子沔視事省中暴得風眩疾昇歸第卒
上嗟惜之優詔贈工部尚書 恭孝太子元僖性仁孝姿貌

通共三

六

雄毅沈靜寡言尹京五年政事無失上尤所鍾愛及薨追念
不已或悲泣達旦不寐作思亡子詩以示近臣未幾人有言
元僖為嬖妾張氏所惑專恣種僕妾有至死者而元僖不知
為張氏於都城西佛寺招菟苑并其父母僭差踰制又言元僖
因誤食他物得病及其宮中私事 上怒命縊殺張氏捕元
僖左右親吏繫獄令皇城使王繼恩驗問悉決杖停免掘燒
張氏父母家墓親屬皆竄遠惡 丙辰詔罷冊禮但以一品
鹵薄葬焉及 真宗即位始詔中外稱太子之號張唐英冠
準通判鄆州得召見太宗謂曰知卿有深謀遠慮試與朕
決一事令中外不驚動此事已與大臣議之矣準請示其事
太宗曰東宮所為不法他日必有桀紂之行欲廢之則宮中
亦自有兵甲恐因而召亂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
行禮其左右侍衛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器
俟還而示之闕下左右勿令入而廢之一黃門力尔太宗
以為然及東宮出因搜其宮中得淫刑之器有剜眼挑筋摘
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宮伏罪遂廢之選立 章聖為太子自
是太宗愛始衰元僖無恙時固未嘗建康宮不知唐英何所

凌誣誘特其今不取漢刑事蓋因
元佐已見雍熙二年九月

禮儀使蘇易簡上言

曰伏以 聖朝親祀園丘以 宣祖侑神作主此則符聖人

大孝之道成嚴父配天之儀恭惟 太祖皇帝光啓丕圖恭

臨大寶以聖授聖傳於無窮謹案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

配上帝望將來親祀郊立奉 宣祖 太祖同配其常祀孟

春祈穀孟冬神州季秋大享以 宣祖崇配冬至圓丘夏至

皇地祇孟夏雩祀以 太祖崇配詔從之本月志云易簡以正
月上言期太迫今

後入此置勾當馬步軍專勾司官各一人從戶部使樊知

古請也尋合兩司為一合為一司在五分左藏庫為左右

藏各二庫右藏受之左藏給之俟右藏既盈即復以給曰錢

曰金銀曰疋帛凡六庫更為給受明年仍廢右藏入左藏分

為四庫曰錢曰金銀曰絲綿曰生色疋帛雜色疋帛
至道元年六月

可考呂
端云云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四

太宗皇帝紀十八

淳化四年春正月庚寅朔親饗太廟 辛卯合祭天地於圜丘以 宣祖 太祖升配大赦天下度支副使謝泌條上郊祀賞給軍士之數 上曰朕愛惜金帛止備賞賜爾泌因曰唐德宗朱泚之亂後唐莊宗馬射之禍皆賞軍不豐所致今陛下躬御菲薄賞賜優厚真歷代王者之所難也 二月上以江淮兩浙陝西比歲旱災民多轉徙頗恣攘奪抵冒禁法乙卯遣工部郎中直昭文館韓授考功員外郎直祕閣潘慎修等八人分路巡撫所至之處宣達朝旨詢求物情招集流亡俾安其所導揚壅遏使得上聞案決庶獄率從輕典有可五、六十一以惠民者悉許便宜從事官吏有罷軟不勝任苛刻不撫下者上之詔令有所未便亦許條奏 丙戌以磨勘京朝官院為審官院幕職州縣官院為考課院時金部員外郎謝泌言磨勘之名非典訓也故易之 朝廷自克平諸國財力雄富然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於三司故費浸多上孜孜庶務或親為裁處必以愛民惜費為本 戊子有司言油衣帶幕破損者數萬段欲毀棄之 上令煮浣染以雜色刺為旗幟數千以示宰相李昉等奏曰陛下萬機之外聖智高遠事無小大成出意表天生五材陛下兼而用之物有萬殊陛下博而通之雖在細微無所遺棄固非臣等智慮所及 先是左司諫張觀因對言揚州民多闕食請格殘稅上曰近已免貧下民秋稅何為復有理納觀曰細民多姦猾或以佃戶託名貧下僥倖蠲減惟實貧下者尚有殘欠 上再三歎息曰兩稅蠲減朕無所借若實惠及貧民雖每年放却亦不恨也今州縣城郭之內則并兼之家侵削貧民田畝

之間則豪猾之吏隱漏租賦虛上進帳此甚弊事安得良吏
為朕規制使無惠姦無斂貧稱朕之意乎實訓載此事云在
淳化中今附見三

窮室塞姦幸及民間未便等事共為一狀附疾置以聞他有

所見聽別上疏論別委中書舍人詳定可否若可采取當議

旌酬苟務因循必申懲責 初何承矩至滄州即建屯田之

議 上意頗嚮之既而河朔頻年霖雨水潦河流湍溢壞城

壘民舍窻窻蓄為陂塘妨種藝於是承矩請因其勢大興屯

田種稻以足食會臨津令黃懋亦上書請於河北諸州興作

水田懋自言閩人本鄉風土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

今河北州軍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內公私

必獲大利因詔承矩往河北諸州案視復奏如懋言 壬子

六 通世四

以承矩為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使內供奉官閻承翰殿直段

從古同掌其事以懋為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萬八

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破虜順安軍興壤六百置斗門

引淀水灌溉初年稻值霜不成懋以江東晚霜稻常九月熟

河北霜早又地氣遲一月不能成實江東早稻以七月熟即

取其種課令種之是年八月稻熟始承矩建水田之議沮之

者頗眾又武臣亦耻於營葺佃作既而種稻又不熟群議益

甚幾罷其事及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部送闕下議者乃

息自是葦浦贏蛤之饒民賴其利實錄於是日甲午先載承矩

乃以承矩為制置使懋為判官按上言即命大作水田及壬子

視承矩復奏然後施行恐甲午日未有大作水田之命也今

並從本志甲午初六 成德節度使田重進改授永興軍節

度使 上謂陝西轉運使鄭文寶曰重進先朝宿將宣力於

國卿宜善待之文寶再拜奉詔始 上在藩邸憐重進忠勇

嘗令給以酒炙重進不肯受使者曰晉王賜汝汝安得拒重
進曰我止知有陛下卒不受 上嘉其質直故始終委遇又

以涪王女長壽縣主適其子守信焉重進徙鎮永興據百官表在三月不得其日

詔大理所詳決案牘即以送審刑院勿復經刑部詳覆 詔

銓司舊擇歷任無殿累者注司法叅軍自今許參注有公累

者詔權停真舉 夏四月初有司調退材給東宮務為新

上遣吏闕視擇其可為什物者作長床數百分賜宰相樞密

三司使因謂李昉曰此雖甚細碎然山林之木取之極勞民

力乃以供爨亦可惜也昉曰古人以竹頭木屑皆可充用正

在于此唯慙臣下不克盡副天心爾 五月甲午詔諸道轉

運副使知州通判知軍監等各於所部見任幕職州縣官內

舉吏道通明及儒術優茂者各一人 壬寅 上謂宰相李

昉等曰朕孜孜聽政所望日致和平而在位之人始未進用

通世四

時皆以管樂自許既得位乃競為循默曾不為朕言事朕日

夕焦勞略無寧暇臣主之道當如是耶昉等惶懼拜伏 上

曰事有未至與卿等言之亦上下無隱爾 丙午張洎赴翰

林 上謂近臣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

不得為之故事上曰有敕設及弄獼猴之戲久罷其事然亦

非宜今教坊有雜手伎跳丸藏珠之類當令設之仍詔樞密

直學士呂端劉昌言及知制誥柴成務等預會 丁未廢京

朝官差遣院令審官院總之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

劉昌言同知審官院考覆功過以定升降皆其職也又以判

流內銓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虞部員外郎知制誥王旦等

同兼知考課院凡常調選人流內銓主之奏舉及歷任有殿

累者考課院主之并吏員而省司局議者咸以為當從易簡

之請也口口蒙亨引對 上謂判銓王旦曰此人於兄弟中兼

優蒙亨何以不言且曰蒙亨文學政事俱其所長且

授光祿寺丞此據呂家正傳事在至道
初今附注俟考家守已見雍熙二年
戊申詔罷鹽鐵度

支立部等使三司但置使一員判官六員推官三員三部勾

院但置判官一員判官一員其屬吏並仍舊貫處分符牒

並令判官推官通署頒行三司使但於案檢署宜從殿中丞

馬應昌之議也以鹽鐵使魏羽判三司
初京西轉運副使

虞部員外郎祁人盧之翰建議以湟水泛溢侵許州民田請

自長葛縣開水河道導湟水分流二十里合于惠民河於是役

成之翰以勞加戶部員外郎為陝西轉運使
本志在淳化二

傳因遷官 六月壬申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張遜責授

右領軍衛將軍左諫議大夫同知院事寇準罷守本官遜素

與準不協數爭事上前
上將罷之他日準與温仲舒同出

禁中歸私第道逢狂人迎馬首呼萬歲右羽林大將軍判左

金吾王賓故與遜俱事晉邸遜嘗保舉賓雅相厚善又知遜

廿五

通北四

四

與準有隙因奏言民迎準馬首呼萬歲既而遜等奏事
上

詰之準自辨云實與仲舒同行而遜令賓獨奏臣遜執賓奏

斥準辭意甚厲因互發其私
上怒故貶遜而罷準

一行狀云堂吏蘇允淑者受朝旨沙汰年高選人七十已上

當授散官有唐州團練判官掌宣與允淑有濇宣年始三十

五被允淑夾帶高年輩中奏名授宣為唐州司馬宣與僧法

燈素友善以此事為詐法燈夙承公厚眷一日言此不平於

公公法燈引至具得見黜之由公奏聞太宗令中使尋

訪召而賜對仍令上殿府爾天頰問其被抑之源而轉著作

即復賜錢百萬宣論為押驚之貶授大理法直官送允淑御

史臺鞫問所因允淑路由本第始其押者言略入其家人輩

押者令入允淑得便遂自刎卒太宗疑及參政寇準出準

為青州守其信用皆如此類按準罷政乃緣狂人山呼與得

一行狀不 以涪州觀察使柴禹錫為宣徽北院使知樞密
院事樞密直學士劉昌言為右諫議大夫同知院事右諫議
大夫樞密直學士呂端守本官參知政事昌言驟膺大用不
為時望所歸或短之於
上前且言其詞語難曉
上曰唯
朕能曉之
甲戌尚書省重定內外官參集儀制及比視品

秩以聞詔付有司頒行 戊寅命左諫議大夫魏庠司封郎中知制誥柴成務同知給事中事凡制敕有未便宜准故事封駁以聞所下制敕悉具編次事當舉行者條奏之從左諫議大夫魏羽之請也秋七月先是 上急召廣南轉運使向敏中歸闕擢工部郎中一日御筆飛白書敏中及虞部郎中鄆城張詠姓名付宰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材已酉並命為樞密直學士 庚戌雍丘縣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 上謂宰相曰程踈遠小臣不知宮闈中事內庭給使不過三百人皆有掌執不可去者卿等固合知之朕以濟世為心視妻妾如脫屣爾恨未能離世絕俗追蹤羨門王喬必不學秦皇漢武作離宮別館取良家子以充其中貽萬代譏議李昉曰陛下躬履純儉中外所知臣等家人皆預中參備見宮闈簡約之事程微賤輒陳狂瞽宜加黜削以

五十六

通六四

五

懲妄言 上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程不知爾 八月丙辰朔 上草書宋玉大言賦賜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易簡因擬作大言賦以獻 上覽賦嘉賞手詔褒之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歌器屬小黃門宣事密奏而不識其名及晚朝 上曰卿所玩得非歌器耶易簡曰然乃江南徐遊所作即取至便坐 上親較試再三嗟賞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固萬世基業則天下幸甚 通進銀臺司舊隸樞密院凡內外奏覆文字必關二司然後進御外則內官及樞密院吏掌之內則尚書內省籍其數以下有司或行或否得緣而為姦禁中莫知外司無糾舉之職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初自嶺南召還即上言通進銀臺司受遠方疏多不報恐失事幾請別置局署命官專涖校其簿籍以防壅遏 上嘉納之癸酉詔以宣

徽北院廳事為通進銀臺司命敏中及張詠同知三司公事
凡內外章奏案牘謹視其出入而勾稽焉月一奏課事無大
小不敢有所留滯矣發敕司崔日隸中書尋令銀臺司兼領之
戊寅詔宰相參知政事樞密使副使翰林樞密直學士丞郎
兩省給舍以及三司判官各一人其見任轉運使副及年齒衰
錢穀堪任三司判官者各一人其見任轉運使副及年齒衰
邁者不在稱舉之限 初黃州團練副使王禹偁量移解州
因左司諫呂文仲巡撫陝西疏言父老求徙東土 上即詔
禹偁還朝己卯授左正言謂宰相曰禹偁文章獨步當世然
賦性剛直不能容物卿等宜召而戒之尋命直昭文館 九
月 乙己以給事中封駁隸通進銀臺司應詔敕並令樞密
直學士向敏中張詠詳酌可否然後行下時泰寧節度使張
永德為并代都部署有小校犯法永德答之至死詔按其罪

五十九

通北四

六

詠封還詔書且言永德方任邊寄若以一小校故摧辱主帥
臣恐下有輕上之心不從未幾果有營兵脅訟軍候者詠復
引前事為言 上改容勞之 丙午詔翰林學士承旨蘇易
簡給事中陳恕左諫議大夫魏庠寇準右諫議大夫趙鼎言
起居舍人知制誥呂祐之等於幕職州縣官中各舉堪任京
官者二人左司諫呂文仲等九十七人各舉堪任五千戶已
上縣令者二人時天下庶富 上勵精求治聽政之暇盡索
兩省兩制清望官名籍閱朝士有德望者悉令舉官至祐之
名熟視良久宰相因言祐之前舉東野日宣無狀 上曰此
正可令贖前過爾遂以祐之預焉是秋自七月初雨至是不
止泥深數尺朱雀崇明門外積水尤甚往來浮艤筏以濟壁
壘廬全多壞民有壓死者物價湧貴近甸秋稼多敗流移甚
衆陳穎宋亳間盜賊群起商旅不行 上以陰陽愆伏罪由

公府切責宰相李昉及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曰卿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殍乎昉等慚懼拜伏黃中出語人曰當時但覺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爾

此語談話不及品端豈以端新撰政文西非其

罪 冬十月庚申尚書左丞張齊賢出知定州齊賢自言母

孫氏年八十五抱羸疾不願離右 上憫然許之齊賢在相

位時母入謁禁中 上嘆其壽考有令子多賜手詔存問別

加錫與摺紳以為榮齊賢尋遭母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

是日啖粥一器終喪止食脫粟飯 先是大名府豪民有峙

芻芟者將圖厚利誘姦人潛穴河隄歲仍決溢知府事趙昌

言識其故一日隄吏告急昌言命徑取豪家廩積以給用由

是無敢為姦利者屬河決澶州西北流入御河漲溢浸府城

昌言率卒負土填數不及千乃索禁旅佐其役或偃蹇不進

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觀耶敢不

之

通共四

從命者斬衆股栗趨事不浹辰而城宇 上聞而嘉之壬戌

降璽書對諭 自端拱以來諸州司理參軍皆 上躬自選

擇民有詣闕稱冤者立遣臺使乘傳鞫數年之間刑罰清

省矣諸路提點刑獄司未嘗有所平反 上以為徒增煩擾

罔助哀矜詔悉罷之歸其事於轉運司 詔審官院自今京

朝官未歷州縣者不得任知州通判從翰林學士承旨蘇易

簡之請也 辛未右僕射平章事李昉給事中參知政事賈

黃中李沆左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溫仲舒並罷守本官

先是 上召翰林學士張洎草制授昉左僕射罷平章事洎

上言曰昉因循保位近霖霖百餘日陛下焦勞場厲憂形於

色昉居輔相之任在變調陰陽乖戾如此而昉晏然自若無

歸咎引退之意矧中臺僕射之重百僚師長右減於左位望

輕重不侔因而授之何以勸人臣之盡節宜加黜削以儆具

臣 上以昉者舊不欲深譴但令罷守本官制詞仍以久壅
化源深幸物望責之黃中謹厚廉潔習知臺閣政事後進知
名士多出其門然在中書畏慎過甚政事頗稽留不決時論
弗許之 是日以吏部尚書呂蒙正守本官平章事蒙正
初為相時金部員外郎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 上曰
紳洛中豪家安肯受賅乃蒙正未第時囚索於紳不能如意
致其罪耳 上即命復紳官蒙正終不自辨未幾罷相會考
課院得紳舊事實狀乃黜之於是蒙正復為相 上謂曰張
紳果實犯贓蒙正亦不謝 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為給事
中參知政事易簡外若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誥為學士年
未滿三十在翰林八年特受人主之遇夏絕倫等或一日至
三召見李沆後入在易簡下及先參政乃以易簡為承旨錫
資與參政等 上意欲遵舊制遂正台席且俟稔其名望而
用之

通共四

八

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召見頗言時政闕失沆等罷即命
易簡代之易簡毋諱入禁中 上命之坐問何以教子遂成
令器對曰幼則 束以禮讓長則訓以詩書 上顧左右曰
今之子盍母也非此母不生此子矣是日又以樞密都承旨趙
鎔為宣徽北院使樞密直學士向敏中為左諫議大夫並同知
樞密院事敏中自廣南召還當途者忌焉會言敏中在法寺
時國子博士 監無為軍樞務以贓敗發私書歷詣朝貴求為末
上望用佩 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具實常有書及門敏中云其書尋納甯
觀其名不啓封遣去俄捕得佩私僮記之 中瘞臨江傳舍馳 擣得封識故上大驚異召見慰諭厚加賞激
遂決意登用與鎔俱命焉鎔等入對 上曰黃中等以循默
守位故罷適垂泣叙謝朕亦為之悽然昔周有亂臣十人同
心同德人臣事主可不念此以保始終古人尚欲立功名於
亂世况盛世乎卿等宜各勦力以副擢黃中等以循默守位

壬申以左諫議大夫寇準出知青州 上顧準厚既行念之
常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否對曰準得善藩當以為
樂也累數日輒復問左右對如初其後有揣帝且復召用準
者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置酒縱飲未知亦念陛
下否 上默然 丁丑以右諫議大夫知大名府趙昌言為
給事中參知政事令乘疾置以入即赴中書視事時京城連
雨昌言請出厩馬分布外郡以就秣言事者或以盛秋備虜
馬不可闕昌言曰塞下積水瀰漫必無南牧之患乃從其議
是歲虜亦不勦 虞部員外郎知制誥王旦趙昌言女婿也
昌言既參政旦以官屬當避嫌引唐獨孤郁權德輿故事辭
職 上重其識癸未命為禮部郎中集賢院修撰及昌言罷
乃復命旦知制誥 翰林學士張洎知吏部選事嘗引對選
人 上顧之謂近臣曰張洎富有詞藻至今尚苦心讀書江

六

通世四

九

東士人中首出也然措紳當以德行為先苟空恃文學亦無
所取呂蒙正曰裴行儉不取揚王盧駱政為其無德行爾德
行為先誠如聖諭 京畿民牟暉擊登聞鼓訴家奴失殺豚
一詔令賜千錢償其直因語宰相曰似此細事悉訴于朕亦
為聽決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臨天下可以無冤民矣王得臣

史記以此事為

太祖朝今從國史

志按別本實錄繫之九月

朝

閏十月己亥

上謂輔

臣曰朕嘗聞孟昶在蜀日亦躬親國政然於刑獄之事優游
不斷錯用其心每有大辟罪人臨刑之時必令人偵伺其言
苟一言稱屈者即移司覆勘至有三五年間遲留不決者以
為夏禹泣辜竊恻之而不明古聖之旨朕歷覽前書必深味
其理蓋大禹止能行王道自悲不及堯舜致人死法所以下
車而泣今犯罪之人苟情理難恕者朕固不容爾參知政事
蘇易簡趙昌言對曰臣等俱曾於江南劾官聞李煜有國之

日亦如此每夏則與罪人張紗縲以禦蚊蚋冬則給與衾被恣其安眠遂至滋蔓淹延以爲矜恤如犯大辟者仍令術士燃燈以卜之苟數日間燈不滅者必移司勘劾恐其冤枉至有冬月罪人戀其溫燠而不願踈放者 上笑曰庸暗如此不亡何待 丙午 上曰清靜致治黃老之深旨也夫萬務自有爲以至於無爲無爲之道朕當力行之至如汲黯卧治淮陽宓 子賤彈琴治單父此皆行黃老之道也參知政事呂端等對國家若行黃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宰臣占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煎撓之則潰民撓之則亂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陛下漸行清靜之化以鎮之上曰朕不欲塞人言狂夫言之賢者擇之古之道也 十一月甲寅朔日南至御朝元殿受朝 上孜孜爲治每旦御長春殿受朝聽政罷即御崇政殿決事比至日中尚未御食已

五十九

通世四

十

未金部員外郎謝泌上言請自今前殿聽政畢且進食然後御便殿決事上不荅旣而謂宰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昊不遑暇食此自有故事然泌此奏亦臣子愛君之忠也又嘗謂左右曰寸陰可惜苟終日爲善百年之內亦無幾爾可不勉乎 上謂侍臣曰朕自即位已來用師討伐蓋救民於塗炭若好張皇夸耀窮極威武則天下之民幾乎磨滅矣宰相呂蒙正對曰前代征遼人不堪命隋煬帝全軍湮沒唐太宗躬率群臣運土填塹身先士卒終無所濟 上曰煬帝昏暗誠不足語唐太宗猶如此何失策之甚也且治國在乎修德爾四夷當置之度外朕往歲旣克并汾觀兵薊北方年少氣銳至桑乾河絕流而過不由橋梁往則奮銳居先還乃勒兵後殿靜而思之亦可爲戒蒙正曰兵者傷人匱財不可屢動漢武帝及唐太宗俱英主然用兵皆不免於悔爲後世非笑

陛下及其未有以悔之也而早辯之校二主豈不遠哉 上
曰朕每議興兵皆不得已古所謂王師如持兩蓋其義也今亭
障無事但當修德以懷遠此則清淨致治之道也蒙正曰古
者以簡易治國者享祚長久陛下崇尚清淨實宗社無疆之
休也此段據別本實錄并注訓及富弼所撰呂蒙正神道碑
休也據別本安靜四夷自歸按蒙正本傳實蒙正語而實錄
乃厲之始安仁清靜致治按別本實錄亦蒙正語而實錄
乃厲之呂端今也不取 咸平五年六月蒙正復有此對

丁卯宴近臣於長春殿以武寧節度使曹彬來朝勞之也詔
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張詠並赴宴舊制每命將帥
出征勞還宴於便殿當直翰林學士文明樞密直學士皆預
坐開寶中梁迥為閤門使白 太祖曰陛下宴犒將帥安用
此輩遂罷之至是始復從參知政事蘇易簡之請也易簡又
言故事皇帝御丹鳳樓翰林學士承旨得升樓之西南隅自
今御樓肆赦望令與樞密使侍立御榻之側亦從之易簡數

振舉翰林中故事前為承旨時 上待若賓友及參大政每
見 上不復有款接之意但嚴顏色責吏事而已易簡乃悔
其求進之速也 十二月壬辰 上謂宰相曰周太祖為人
多任權詐以胥吏之行圖帝王之位安能享國長久如史肇
出於行伍專事殺害復更稔之為非將赴大名乃謂肇曰兄
處於內余處於外則朝廷安如泰山矣朝廷密議肇一錄
報以此窺伺漢室可謂姦雄呂蒙正曰昔陳平佐漢之功雖
高然以多用陰謀自亦悔之隋文帝陰以賄遺人尋發其罪
則知推心陰忍不保其後故平則嗣絕隋亦祚促 上然之
初殿中丞華陽梁鼎知吉州民有蕭甲者豪猾為民患鼎
暴其凶狀杖脊黥面徙遠郡上賞彊幹代還賜緋魚舊例當
給銀寶瓶帶上特以犀帶賜之且記其名於御屏於是為
三司右計判官上疏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堯舜所

以得賢人而化天下也三代而下典章尚存兩漢以還沿革
可見至于唐室此道尤精有考功之司明考課之令下自簿
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得人思激勵績効著
聞化及蒸黎和平自洽五代以兵革相繼禮法陵夷顧惟考
課之文只拘州縣之輩黜陟既怠名存實亡且夫今之知州
古之刺史雖有審官之歷絕無考績之條疆明者無以自言
庸懦者得以爲隱治狀顯著朝廷不知方略蔑聞任用如故
既失懲勸之理浸成苟且之風致水旱荐臻獄訟盈溢望天
下之承平豈可得也伏惟陛下特詔有司申明舊典或條目
未備即隨事增修庶幾官得其人人民受其賜 上嘉納之

鼎傳云淳化中上此疏然今年二月始改磨勘院曰審官鼎
疏言及審官則必不在二月以前既无可考附見年未鼎爲
右計判官實今 詔舊制選人年六十不任川峽廣南官或有非本
年十月甲戌 詔舊制選人年六十不任川峽廣南官或有非本
士人而願者聽之 先是緣江多盜詔以內殿崇班楊允恭督

之二十六

通世四

十二

江南水運時因捕寇黨行及臨江軍擇驍卒拏輕舟伺下江
賊所止夜發軍城三鼓遇賊百餘拒敵久之悉梟其首又趨
通州境上躡海賊賊係衆舟張幕發勁弩短礮允恭兵刃所
向多爲幕所縈礮中允恭右肩流血及袖容色彌壯徐遣善
泅者以繩連鐵鈎散擲之壞其幕士卒爭進賊赴水死者太
半擒數百人自是江路無剽掠之患以功轉洛苑副使管勾
江淮兩浙都大發運擘劃茶鹽捕賊事賜紫袍金帶錢五十
萬先是三路轉運使各領其職或庖廩多積而軍士舟楫不
給雖以官錢雇丁男挽舟而士人憚其役以是歲上供米
不過三百萬允恭盡籍三路舟卒與所運物數令諸州擇
牙吏悉集允恭乃辦數授之江浙所運止于淮泗由淮泗
輸京師行之一歲上供者六百萬據會要允恭往江淮管句
輸會要允恭往江淮管句

年事今附見年未官衙則依本傳所載會要又於至道元年
七月書以江淮兩浙都大發運兼提賊擘劃茶鹽楊允恭爲

江蘇兩浙後運使兼提賊制置茶益公事然則本傳亦較官
制益得其實而會要先所稱管句般運茶益提帛者位其
爾略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四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五之一

太宗皇帝紀十九之一

淳化五年春正月甲寅朔 上製元旦除夕詩各二章賜近臣俾之屬和翰林學士張洎上表解釋詩意凡數千言上甚悅命宰相召至中書獎諭 先是 上謂翰林學士韓丕曰卿早在嵩陽當時輩流頗有遺逸否丕以田誥及楊朴萬適對 上悉令召之詔下而誥卒朴至對於便殿不願仕進上賜以束帛與一子出身遣還鄉適最後至公車拒之不得見寓居京師半年幾至寒餓丕時已罷翰林因爲上言其事甲子命適爲梁縣主簿始受命太醫趙自化怪其色變爲診脉曰君將死矣適猶忿赴朝謝舉止山野人皆笑之後數日果卒朴圃田人適苑丘人俱以歌詩得名自化洛陽人也上語蒙正曰夫否極則泰物之常理晉漢兵亂生靈凋喪殆

五、六二

盡周祖自鄴南歸京城士庶皆罹掠奪下則火光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常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衆未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它日 上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 上不許他日又問復以前所選對 上亦不許他日又問益急蒙正終不肯易其人 上怒投其奏書于地曰何太執耶必爲我易之蒙正徐對曰臣非執蓋 陛下未諒爾因固稱其人可使餘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妾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府皆惕息不敢動蒙正搢笏俛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 上退謂親信曰是公羽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選復命大稱曰

上於是益知蒙正能任人而嘉其有不可奪之志此二事並據富弼所

作紫下神道碑列本實意火光皆李等語乃至道元年正月二戌又載呂端蘇易簡對答與此不同今不取初

右諫議大夫許驤知成都府及還言于上曰蜀土久安其

民流竄易擾願謹擇忠厚者為長吏使鎮撫之時東上閤門

使吳元載實代驤為成都元載頗尚苛察民有犯法者雖細

罪不能容又禁民游宴行樂人用胥怨王小波起為盜元載

不能捕滅於是東上閤門使郭載受命知成都行至梓州有

日者潛告載曰成都必陷公往亦當受禍少留數日則可免

載怒曰天子詔吾領方面危之際豈敢遷延遂行先是李

順引眾攻成都燒西郭門不利去攻漢州彭州戊午己未兩

日連陷之載既入城賊攻愈急己二城陷載與運使樊知古

斬關而出帥餘眾奔梓州李順入據成都僭號大蜀王改元

曰應運遣官兵四出侵掠北抵劍關南距巫峽郡邑皆被其

通三十一

二

害焉靈州及通遠軍皆言趙保吉攻圍諸堡寨侵掠居民

焚積聚上聞之怒曰保吉叛渙砂磧中士女朝廷始務含

容賜以國姓授以觀察使賜予加等俸入優厚仍通其關市

又以綏宥州委其弟兄可謂恩寵俱隆矣乃敢如是朕今決

意討之癸酉命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為河西兵馬都部署

尚食使尹繼倫為都監以誅保吉甲戌上始聞李順攻

劫劍南諸州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為西川招安使

率兵討之軍事交繼恩制置不從中覆管內諸州繫囚非十

惡正賊悉得以便宜決遣實錄及會要並於此下即書以張

成者乃今年九月繼恩出師知成都按成都記及他書詠至

之詠又代有絲皆實錄會要皆誤矣實錄既於此下即書詠

知成都四月辛丑又書張詠知封駁司按此則其誤明甚然

作理乃是春陰既而能吏部尚書宋琪上書言邊事曰臣頃

在延州節度使判官經涉五年雖未嘗躬造夷落然常令蕃

落將和斷公事歲無虛月戎夷之事孰於聞聽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類其帳族有生熟戶接連漢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戶居深山僻遠橫過寇略者謂之生戶其俗多有世讎不相往來遇有戰鬪則同惡相濟傳箭相率其從如流雖各有鞍甲無魁首統攝並皆散漫山川居常不以爲患党項東自河西銀夏西至靈鹽南距鄜延北連豐會鞏土多荒隙是前漢呼韓所處河南之地幅員千里從銀夏洎青白兩池地惟沙磧俗謂平下拓拔蓋蕃姓也自鄜延以北地多土山栢林謂之南山野利蓋羗族之號也從延州入平下有三路一東北自豐林縣葦子驛至延川縣接綏州入夏州界一正北從金明縣入蕃界至蘆門四五百里方入平下是夏州南界一西北歷萬安鎮經永安城出洪門至宥州四五百里是夏州西界我師如入夏州之境宜先招到接界熟戶使爲鄉導其

強壯有馬者令去官軍三五十里踏白先行緣此三路土山栢林溪谷相接而復隘陁不得成列躡此鄉導踏白可使士卒多持弓弩搶錡隨之三二千人登山偵邏俟見坦途寧靜可傳號勾馬遵路而行我比皆嚴備保無虞也長興四年夏州李仁福死有男彝超擅稱留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與李彝超換鎮彝超據夏州固不奉詔朝廷命邠州藥彥稠撥兵五萬送從進赴任時頓兵城下議欲攻取軍儲不繼遠命班師而振旅之時不能嚴整失戈棄甲遂爲戎人之利臣又聞党項號爲小蕃非是勃敵誠如鷄助若得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盪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邃莫若緣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唯養勇亦是安邊凡烏合之徒勢不能久利於速鬪以騁兵鋒莫若持重守疆以挫其銳彼無城守衆之糗糧威賞不行部族分散

然後密令覘其保聚之處預於麟府鄜延寧慶雲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絕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可以翦除無噍類矣仍先告諭諸軍擊賊所獲生口資畜許為己有官司不問如此則利誘於心人百其勇也雲武路自通遠軍入青岡峽五百里皆蕃部熟戶向來人使商旅經由並在部族安泊所求賂遺無幾謂之打當亦如漢界逆旅之家宿食之直也此特大軍或須入其境則鄉導踏白當如夏州之法况彼靈州便是吾土芻粟儲畜率皆有備緣路五七程不煩供饋止令逐都兵騎裹糧輕齎便可足用諺所謂磨鍊殺馬劫一時之力也旬浹之餘固無闕乏矣又臣曾受任西川數年經歷江山備見形勝要害利州最是咽喉之地西過桔柏江去劍門百里東南去閬州水陸二百餘里西北通白水清川是龍州入川大路鄧艾於此路破蜀至今朝貌存焉其外三泉西

縣興鳳等州並為要衝請選有武略重臣鎮守之奏入上密寫其奏令李繼隆王繼恩等擇利而行左正言直昭文館王禹偁言伏覩國家出偏師討李繼遷臣有便宜比欲論奏忽奉差使仍放朝辭奔命已來在公少暇必料天威大振逆豎已擒尚恐稽誅敢伸前志臣淳化二年任商州團練副使之日故團練使程守素兩曾夏州駐泊因與臣同看報狀伏見李繼遷進奉事是時臣離關下纔是數月守素因問臣云繼遷幾時有銀州觀察使之命臣遂言七月間在中書當直曾除此官兼賜姓改名恩溼優異守素言此賊未是由衷弑終懷反側又言繼遷曾被左右暗箭射之橫貫於鼻偶然不死今面上瘡痕尚存臣自聞此語常貯於心以為此賊不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况討伐之義權變為先引古至今取則不遠漢光武時彭寵據有漁陽攻伐未下家奴子密

竊發肘腋斬首而來唐元和中李師道父子盜據全齊四五十年屈疆難制其裨將劉寤倒戈攻城遂至族滅近代梁太祖時劉知俊兄弟以同州叛入李茂貞梁祖下詔曰有捉得知俊者賞錢一萬貫與節度使得其弟者賞錢五千貫與刺史一月之間生擒其弟諺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兵法曰使貪使愚言貪者利其財愚者不計其死也今繼遷本是匹夫偷生假息苦無財利以結人心伏望聖慈察臣愚見明數罪惡曉諭蕃戎及部下逼脅之徒邊上驍雄之士多署賞賜高與官資但如梁太祖捉劉知俊兄弟信賞必行使左右生心蕃戎併力繼遷身首不梟即擒恐小蕃力所不加則少以官軍應接何必苦煩睿略多舉王師且自陝已西歲非大稔加之餽餉轉恐彫殘河北雖是豐登須修邊備況此賊通連北虜朝廷具知周亞夫所謂擊東南而備西北正在此時也不

少七十五

通世五之一

五

可忿茲小豎弗顧遠圖臣本自草萊擢居臺閣雖罹譴放尋沐甄收每欲酬恩恨無死所智小謀大雖俟誅夷報國捐軀豈

復顧慮

此據禹偁奏議附見本傳云屢獻計賊遷便直此語蓋其一也又本傳云自解州召還為左正言俄直昭

文館求外任以便奉養時使曹州決獄就知單州賜錢三十萬至郡十五日召為禮部員外郎復知制誥按直昭文館在

四年十一月改禮外知誥在五年四月此云繼遷放尋亦甄收當是召還為左正言直昭文館以後又云忽奉差使仍

放朝辭當是決獄曹州時因正月命李繼隆討繼遷故附正月未

二月甲申朔上始聞成都陷召宰相謂曰豈料賊勢猖熾如此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忍令隴蜀之民陷於塗炭去年以來連雨數月此亦兵氣之

應朕當部分軍馬旦夕計平之遂命少府少監雷有終監察

御史裴莊並為峽路隨軍轉運使工部郎中劉錫職方員外

郎周渭為峽府西至西川隨軍轉運使馬步軍都軍頭勤州

刺史王果帥兵趨劔門崇儀使帶御器械尹元元未帥兵由

峽路以進並受昭宣使王繼恩節度或言莊本蜀人不宜復

遣入蜀 上益倚信之 李順分遣數千衆北攻劔門 劔門
疲兵纔數百都監西京作坊副使開封上官正奮勵士卒出
禦之會成都監軍供奉官宿翰翰未領麾下投劔門適與正
兵合遂迎擊賊衆大破之斬馘幾盡餘三百人奔還成都順
怒其驚衆悉命斬於城東門外初朝廷深以棧路為憂正等
力戰破賊自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入奏至 上喜
甲辰以正為六宅使劔州刺史充劔門兵馬部署翰為崇儀
使昭州刺史 己酉以兩川盜賊徙封益王元傑為吳王領
淮南鎮江節度使先是諸王領節度使必兼大都督府長史
翰林學士張洎草元傑制上言按前史皇子封王以郡為國
置傅相內史佐王為理如不之國朝廷命卿大夫臨郡即稱
內史行郡事唐以楊益潞幽荆五郡為大都督置長史司馬
為上佐即內史之職也其大都督之號非親王不授或親王

遙領別命大臣臨郡皆是長史副大使知節度事今吳王寶
居大都督之任復加長史乃自為上佐其名不正望付中書
門下商議施行宰相呂蒙正曰襄王越王皆領長史今吳王
獨為大都督居二王之上恐亦非便 上曰業已差誤異日
別有除授并改之 初考功郎中姚坦為益王府翊善坦好
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既成召僚屬置酒共觀之衆皆
褒歎其美坦獨俛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
假山王驚問其故對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
剥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愁苦不聊
生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何時上亦為假山未成
有以坦言告于 上者 上曰傷民如此何用山為命亟毀
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
左右乃教王稱疾不朝 上日使醫視之逾月不瘳上甚憂

之乃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
善姚坦檢束王起居曾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爾 上怒
曰吾選端士為王僚屬者固欲輔佐王為善爾今王不能用
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
少未知出此必尔輩為之謀尔因命梓至後園杖之數十召
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宮為群小所嫉大為不易卿但能如此
無患讒言朕必不聽也 石介聖政錄謂坦語亦毀山者真
故耳據本傳乃元傑為益王時元傑二十三歲自益改封吳
真宗初乃自吳改封充其封益時才十二歲故 太宗得云
王年少不知出此也本傳載此事殊不詳頗譏坦 許直蓋
真宗常召戒坦令婉辭非 太宗也本傳但云 上不去
真宗疑傳亦以 上為 太宗也今並從聖政錄及 令諸
司馬光記聞所載然記聞猶以益王為充王今改之

路轉運司每歲部內諸州民租轉輸他郡者通水運處當調
官舡不通水運處當計度支給勿得煩民轉輸 此據本志
在此月

上謂宰臣曰倖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甚者斯可矣近

來網運之上舟人水工有少販鬻但不妨公一切不問却得
官物至京无侵損尔呂蒙正對曰水至清則无魚人至察則
無徒小人情偽君子豈不知蓋以大度容之則庶事俱濟昔
曹參以獄市為奇政恐姦人无所容也陛下如此宣諭深合
黃老之道 賈錄別本在二
三月甲寅詔王繼恩戒前軍所
至處其賊黨敢抗王師即當誅殺本非同惡偶被脅從而能
歸順者並釋之倍加安撫以大理評事陳舜封為殿
直舜封父善秦聲隸教坊為伶官坐事黥面流海島舜
封舉進士及第任望江主簿轉運使言其通法律宰相以補
廷尉屬因奏事言辭頗捷給舉止類倡優 上問誰之子舜
封自言其父 上曰此真雜類豈得任清望官蓋宰相不為
國家澄汰流品之所致也遂命改秩 宋亳民市牛江淮間
未至 上以時雨沾足慮其耕稼失時會太子中允武允成

允成獻踏犁以人力運之不用牛 上亟令秘書丞直史館

陳堯叟等往宋州依其制造成以給民民甚賴焉 戊辰復

以國子學為國子監改講書為直講從判李季至之請也

詔兩京諸道州府軍監管內縣自今每歲以人丁物力定差

第一等戶充望正第二等戶充戶長不得冒名應役民所納

夏稅餘租隨其數各異己名以輸不得異戶合抄其有疋帛

零交尺者止依時估上等價折納緡錢食貨志云望正戶長

聖宋年趙保忠問李繼隆將兵來誅趙保吉乃先携其母

及妻子卒吏壁野外上言已與保吉解仇貢馬五十匹乙罷

兵 上怒立遣中使命繼隆移兵擊保忠於是繼隆兵壓境

保忠反為保吉所圖欲并其眾縛牙校趙光祚夜襲保忠帳

保忠方寢聞難作單衣被髮塵以身免騎駿馬走還城中資

財器用保吉悉奪之初保忠再遣其指揮使趙光嗣入貢光

嗣頌翰誠款詔補供奉官再遷禮賓副使保忠動靜光嗣必

以聞及保忠陰結保吉光嗣潛知之因出家財散士卒誓以

效順保忠既還光嗣執之幽于別所丁丑開門納王師繼隆

入夏州擒保忠繫以銀鐐鐵轡送闕下收獲牛羊錯甲數十

萬保吉引眾遁去裨將侯延廣等議誅保忠及出兵追保吉

繼隆曰保忠机上肉爾當請於天子今保吉遠窺千里窮積

難於轉餉宜卷威持重未易輕卒也延廣等伏其言秦翰傳

次延州翰慮保忠遁逆即乘驛先往繕詔安撫以爰其陰討

及王師至翰又諷保忠以地王師之礼郊迎因並驅而出保忠

遂就擒按保忠先已出次野外既為保吉所獲初環州民與

吐蕃相貿易多欺奪之或致鬪訟官又弗直故蕃情常怨及

崇儀使折開知州事乃命一其物價平其權量擒民之欺奪

者寘於法部族翕然鄉化是春徙知邠州時調民送軍諸環

州歲已再運民皆蕩析產業而轉運司復督運民數千入入

州署號訢且曰力所不逮願就死矣開亟移書轉運使曰開
近離環州知其芻粟計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蠶農方作再
運半發老幼疲弊畜乘困竭奈何又苦之如不罷開即馳詣
闕下白於上前矣卒罷之據張景行狀開後郭非乃夏

四月壬午朔詔應天下主吏先逋欠官物令元差官典及旁
親人均配填納若凡四十五萬貫疋斤石勿復理自今守藏
掌度筭權等虧欠官物止令主吏及監臨官均償之實錄載

云始令官吏均償按本志則官吏均償癸未以吏部侍郎

兼秘書監李至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洎右諫議大夫史館
修撰張昺范杲同修國史先是上語宰相曰太祖朝事

耳目相接今實錄中頗有漏略可集史官重撰蘇易簡對曰
近代委學士扈蒙修史蒙性選怯逼於權勢多所回避甚非
直筆上曰史臣之職固在善惡必書無所隱爾昔唐元宗

通三十五之一

九

欲焚武后史左右以為不可使後代聞之足為鑒戒因言

太祖受命之際固非謀慮所及昔曹操司馬仲達皆數十年
窺伺神器先邀九錫至於易世方有傳禪之事太祖盡力

周室中外所知及登大寶非有意也當時本末史官所記殊
闕然宜令至等別加綴緝故有是命上因謂呂蒙正等曰

朕以宰相之任所職甚重欲修唐朝書考之事以責卿等輔
經之效又念考弟之設亦空言爾莫若撫夷夏和陰陽使百

度大理一人端拱無事此宰相之職也豈有居其位而不知
其任乎甲申上聞趙保忠既成擒詔以趙光嗣為夏州

團練使高文岷為綏州團練削保吉所賜姓名復為李繼遷

稽古錄載復李繼遷姓名在至道元年九月與實錄本傳不同今兩存之上以夏州深在沙漠

本姦雄竊據之地欲墮其城遷民於銀綏間因問宰相夏州
建置之始呂蒙正等對曰昔赫連勃勃後魏道武末僭稱大

夏天王自云徽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爲鐵伐氏云剛銳如鐵可以伐人蒸土築城號曰統萬言其統領衆多也白赫連築城已來頗與關右爲患若遂廢毀萬世之利也乙酉詔隳夏州故城遷其民於綏銀等州分以官地給之長吏倍加安撫李繼隆遣其弟洛苑使繼和與監軍真定秦翰等入奏以爲朔方古鎮賊所窺覩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賊并請於銀夏兩州南界山中增置保戍以扼其衝且爲內屬蕃部之蔽而斷賊糧運皆不報 丙戌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張昞言史官之職掌修國史不虛美不隱惡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世之序禮樂師旅之攻本於起居注以爲實錄然後立編年示褒貶伏覩 聖朝編年謂之日歷惟紀報狀略叙敕文至於聖政嘉言皇猷美事群臣之忠邪善惡庶務之沿革弛張汗簡無聞國經曷紀謹案六典故事起居郎

掌修記事之史凡記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書其朔日甲乙以紀歷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旌賞以勸善誅罰黜免以懲惡季終則授之國史起居舍人掌修記言之史錄天子制詔德音如事之制臣欲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以記錄爲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歷如此則 聖朝稽古必煥發於典墳信史成文固度越於周漢矣 上覽而嘉之乃置起居院於禁中命起居舍人史館修撰梁周翰掌起居 鄴祕書丞直昭文館李宗諤掌起居舍人事 參知政事蘇易簡言故知制誥趙隣幾常追補唐武宗以來實 錄其家今寓睢陽詔遣殿中丞直史館南安錢熙乘傳往取其書熙得隣幾所著會昌以來日歷二十六卷及它書凡百卷來上實錄蓋未成也詔賜其家錢十萬 丙申以虢州團練副使梁勗爲鎮國行軍司馬

初王化基治祖吉獄詢其土豪王姓者云吾小民見州將貧乏相醜率爲一日之壽豈知其犯法哉悵歎不已化基詰其前後郡守王言三十年以來唯梁都官不受一錢餘無免者梁都官乃勗也有文詞 太祖常欲令知制誥爲時宰所忌遂止化基因言於上時勗已老病不任吏事特授華州行軍司馬給郎中俸料勗未 丁酉掌起居郎事梁周翰言請自今崇德殿長春殿 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依舊中書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各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干封拜除改公革制置之事悉條報本院以備編修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無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也 上嘗謂左右曰大凡帝王舉動貴其自然朕覽唐史見太宗所爲蓋好虛名者也每爲一事必豫張聲勢然後行

通二十五之一

十一

之貴傳簡冊此豈自然乎且史才甚難務撫實而去愛憎凡爲良史也 壬寅王繼恩言王師由小劔門路入研口寨破

賊斬首五百級遂北過青強嶺遂平劔州按張洎集賜王繼

日到縣州界其取劔州必又在此數日先是陳滑蔡穎鄧

鄧金房州信陽軍皆不禁酒太平興國初京西轉運使程能

請推之自能建推酤之議所在置官吏局署取民租米交給

醞釀以官錢市樵薪及官吏工人役夫俸料歲計所獲利無

幾而主吏規其盈羨又醞齊不良潔酒多醜壞不可飲至課

民婚葬量戶大小令酤民被其害州縣苦之歲或小儉物貴

殆不償其費 上知其弊戊申下詔募民自酤輸官錢減常

課十之二使其易辦民有應募者檢視其資產長吏及其大

姓共保之後課不登者均償之是歲又取諸州歲課錢少者

四百七十二處募民自酤或官賣麴收其直後民應募者寡

猶多官醜罷而百七十二與推點在今五月癸丑王繼恩

言王師入綿州境賊衆望風奔潰殺戮及溺水死者不可勝

計甲寅繼恩言克綿州繼恩以四月十八日入綿州當是十

到乃又言先遣內殿崇班曹習分兵自葭萌趨老溪賊萬

餘衆依險為寨習擊破之斬首三千級擁入江溺死者甚衆

遂克閬州據張洎集賜王繼恩詔載曹習狀稱四月十一日領

到老溪賊依阻江山分為二寨約萬餘人習擊破之又言

巡檢使胡正遠率兵破賊五千人克巴州胡正遠未見使也

斬首三萬擒賊帥李順及偽樞密使計詞吳文賞等并甲鎧

借偽服用甚衆順方欲及索城中民黥其面以隸軍籍前一

日城破民皆獲免今推考它書書其始克之日王師之討

李繼遷也府州觀察使折御卿以所部兵來助趙保忠既擒

御卿又言銀夏等州蕃漢戶八千帳族悉歸附錄其馬牛羊

萬計戊午授御卿永安節度使賞其功也先是歲用高數

十萬圍供甄官及尚坊染作造弓弩必用牛筋癸亥詔自今

染作以木柿給之造弓弩其縱理用牛筋它悉以羊馬筋代

之上孜孜政理慮物有橫費恐吏督責急而民或屠耕牛

以供官故下此詔自是歲省牛筋千萬丙寅趙保忠至自

夏州白衫紗帽待罪崇政殿庭上詰責數四保忠不能對

但頓首稱死罪詔釋之賜冠帶器幣令還第聽命仍勞賜其

母丁邠以保忠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己巳以右

諫議大夫張雍為給事中仍知梓州都巡檢內殿崇班盧斌

為西京作坊使領成州刺史通判將作監丞趙賀為太子中

舍監軍供奉官辛規為內殿崇班節度掌書記施謂為節度

判官節度推官陳世卿為掌書記權監院判官謝濤為觀察

六、五十一

廿五之一

十二

推官皆賞勞也。雍初聞李順亂西川，即謀為城守計，訓練城中兵得三千餘，又募強勇千餘，令官屬分主之。輦綿州金帛以實帑，藏銷銅鍾為箭鏑，伐木為竿，紉布為索，守械悉備。遣觀察推官盛梁請兵于朝，既而斌以十州之眾援成都，弗克而還。雍即委以監護之任。子城先為江水所毀，斌復勸諭州民自城西大壕中掘塹，深丈，決西河水注之，以環城。李順尋遣其黨相貴帥眾二十萬來攻，雍與斌登堞望之，賊所出兵皆老弱疲憊，無鎧甲。斌笑請開北門擊之，雍曰：「不可，賊或詐見羸形，設伏伺我。且城中吏民心未定，脫為賊所乘，則內外隨其姦計矣。」言未畢，果有卒依敵樓呼嘯，與賊相應，亟斬以徇。斌遂突出與賊戰，擊刺三十餘合，賊少却。俄復大設梯衝，大車夜鼓譟攻城，城中大恐。雍命發機石碎之，火箭雜下，賊稍復却。治攻具於城西北隅，雍給曰：「軍士趣治裝，吾將開東」

門擊賊陽遣步騎五百臨東門，賊升牛頭山瞰城中，見之謂雍必出，乃設伏於山之東隅，眾萬餘以待我。雍即召敢死士百輩繼而下，焚其攻具。自午達申，殆盡。賊以為神，竟黨數乘城進戰，皆不利。一日北風晝晦，賊乘風縱火急攻北門，雍與斌等據門立矢石間固守不動，賊不能進。世卿素善射，當城一面親中數百人，賊浸盛，同幕者皆謀圖全之計。世卿正色謂曰：「食君祿當身先報國，奈何欲避難為他圖耶？」亟白雍曰：「此輩皆怯懦存之適足惑眾，不若遣出求援。雍從其言，圍城凡八十餘日，會王繼恩遣內殿崇班石知顯分數千兵來救，賊始潰去。斌出兵追擊之，降者二萬餘，又破賊數萬眾，解閬州圍，斬三千人。平蓬州，於是雍使謂馳騎入奏。上手詔褒美。六年以孤軍禦寇，屢立戰功，表請赴闕。上遣使諭曰：「俟妖」

孽殄盡當召汝既而賊黨集梓綿漢三州境上斌促往平之

辛規施謂盛梁皆未見趙賀有以少府少監雷有終為諫

議大夫知成都府有終由峽路入蜀調發兵食規畫戎事皆

有節制師行至峽中遇盜格鬪將士渴之會天雨軍人以堦

牟承水飲之且行且戰進至廣安軍軍壘瀕江三面樹柵會

夜陰晦賊眾奄至鼓譟舉火士伍恐懼有終安坐擲髮氣貌

自若賊既合圍有終引奇兵出其後擊之賊眾驚擾赴水

火死者無筭此事當是四月尽日峽州行營所奏也然不敢

决以為然且復附見有終除知成都時更須考也 詔降成都府為益州 壬申以右僕射李昉為司空致

仕大朝會令綴宰相班歲時賜予不絕每遊宴多召之 戊

寅 上署一幅曰公務刑政惠愛臨民奉法除姦方可書為

勞績本官月俸並給實錢又別書三十餘幅賜大理正尹玘

等人一通皆京朝官之選也召知審官院錢若水等謂曰中

通三十五之一 十四

有奉法除姦之語恐不曉者因而生事可語之曰除姦之要

在乎奉法故有是言也若水出召尹玘等一一諭之 上語

近臣曰朕雖德愧前王然於政事靡敢怠墮天下事急若奔

駟日日聽斷尚恐有照燭不至者而况唐來帝王深處九重

民間疾苦何嘗得知每一思之誠可驚畏呂蒙正曰中書樞

密院自來難處之地唐來帝王專委臣下致多闕失兼家族

罕有保全今陛下躬決萬機臣下止於奉行聖旨臣常與同

列等言實知榮幸因再拜三呼萬歲 上又曰唐來帝王臣

下少得見面縱開延英亦被中人在側何曾君臣言得一事

趙昌言當日延英苟踰數刻史臣書之以為美談今天下苟

非陛下聽斷不倦則封疆萬里豈致肅清斯所謂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也實錄別有在五月 上又謂近臣曰朕每日後

殿自選循吏候選及三二百人天下郡縣何愁不治通懦因

循之人並與諸州副使分司西京或且給俸祿不與差遣然
此輩又如何銷國家祿食也別本在丁
丑今附此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五之一

太宗皇帝紀十九之二

淳化五年五月 王繼恩之克劍州也西京作坊使馬知節實為先鋒知節將家子每以方略自任繼恩挾勢驕倨惡知節不附已羣小從而間之繼恩遣知節守彭州配以羸兵三百彭之舊卒悉召還成都知節累乞師繼恩弗聽賊十萬眾攻城知節率兵力戰自寅至申眾寡不敵士多死者建暮退守州解慨然嘆曰死賊乎非壯夫也即橫槊潰圍而出休於郊外黎明救兵至遂鼓譟以入賊眾敗去 上聞而嘉之曰賊盛兵少知節不易當也授益州鈐轄知節為益州鈐轄據今附見初尹元等入峽路首破賊三十餘眾於新寧遂深入梁山廣安渠果之間捕斬收集久未得進王繼恩雖徑拔成都而郭門十里外猶為賊黨所據偽帥張餘謂王師孤絕

五八十一

元

無援復嘯聚萬餘眾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初賊眾奄至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嬰城既久危蹙日甚長吏皆奔竄投賊傳序謂士卒曰吾為監軍盡死節以守郡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傳序盡出囊裏黍服玩市酒肉犒士卒而慰勉之眾皆感泣力戰既而賊勢日盛傳序度力屈終不能拒賊乃為蟻丸帛書遣人間道上言臣盡死力戰誓不降賊矣城既壞傳序投火死賊乘勝攻夔州列陣西津口矢石如雨先是 上復遣如京使白繼贊為峽路都大巡檢統精卒數千人晨夜兼行助討遺寇是月庚午繼贊入夔州出賊不意與巡檢使解守顛腹背夾擊之賊眾大敗斬首二萬餘級流骸塞川而下水為之赤奪得舟千餘艘甲鎧數萬計六月壬午朔繼贊等捷書聞 上降詔嘉將傳序家寄荆湘問其子奭泝峽求其父尸比至夔

州船覆而死世以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 上嗟惻久之
錄傳序次子煦為殿直以錢十萬賜其家傳序江寧人也

甲辰詔翰林學士樞密直學士自今序立班位依舊在丞郎
之上建隆三年三月 陶穀初改制 庚戌高麗國王治遣使元郁來乞師

言契丹侵掠其境故也 上以夷狄相攻蓋常事而北邊甫
寧不可輕動于戈秋七月壬子厚禮其使而歸之仍優詔答

治高麗自是絕不復朝貢矣 丙寅詔兩浙諸州民先負錢
俟日官物計錢十一萬七千五百緡並除之 己巳詔三司

總計使及諸道判官因上殿奏事如聞宣諭民間利害並令
錄送中書門下付史官以存勸戒從工部郎中直昭文館韓

援之言也 以戶部員外郎魏廷式自陝西至益州同勾當
轉運事廷式後嘗入朝奏事 上曰有事當白中書廷式曰

臣三千七百里外乘驛而至以機事上聞願取宸斷非為幸
相而來也即不時召對問方略稱旨賜錢五十萬令還任

乙亥李繼遷牙校以良馬來獻且謝過猶稱所賜姓名答詔
因稱之至道元年九月 始復奪之 先是李至以自疾辭史職張昺亦以

早事偽邦不能通知本朝故實辭乃詔禮部侍郎宋白與張
洎同修國史於是洎等請特降敕命詢問 太祖朝薨卒勲

臣子孫及門人故史知舊親戚并班行舊老能知先朝故實
及周朝軍中事者並許盡言令史官參校不至繆矣者書於

國史從之 詔三司總計使及諸道判官各給御前印紙自
八月互書勞績歲終校其優劣以申黜陟 以殿中丞丁顧

言守本官復充堂後官堂吏自唐至漢周率自京百司以有
人材能書札行止廉幹者抽補分掌諸房公事年深即授檢

校少卿監同正將軍至 國初趙普在中書奏令檢校諸曹
郎中自邇以來屢懲其貪而數惡其黨故參用士人有科第

郎中自邇以來屢懲其貪而數惡其黨故參用士人有科第

歷外官者至是復秩以朝籍蓋矯昔之枉也

此據別本乃七月朔日事今附

月未須更考詳

八月壬午

上謂近臣曰孝者人倫至重古

之人三年守墳墓今臣僚子弟以祖父亡沒或與叙用意在繼其後嗣然有不俟百日便預朝集者朕每觀之中心不忍趙昌言曰陛下如此宣諭乃敦厚風俗之旨也遂詔文武百官子弟因父兄亡歿叙用未經百日不得輒赴公參令御史臺專知糾察并有冒哀求仕釋服從吉者並以名聞甲申詔有司講求大射儀注庚寅殿中丞建安李虛已以得御書印紙上表獻詩自陳祖母年八十餘喜聞其孫中循吏之目上喜甚批紙尾曰吾真得良二千石矣賜以五品服虛已先受詔知滎州因改知遂州又別賜錢五十萬以遺其祖母翌日對宰相言及之且曰已與五十緡矣呂蒙正曰前所賜蓋五百緡上曰此誤也然不可追虛已父寅舉進士年

六十五

通世五之二

三

六十餘以母老求致仕得著作郎有詞學清苦虛已亦純孝薦謹家極貧雖一時誤因人以為殆天賜也癸巳詔改內班為黃門以崇儀副使兼內班左都知竇神興充莊宅使兼黃門左班都知內官領諸司使始此此據會要甲午詔自今京朝幕職州縣官等不得輒獻詩賦雜文若指陳時政闕失民間利害及直言極諫書即許通進其有宏才奧學為人所稱者令投獻於中書宰相第其臧否上之以劔南招安使昭宣使王繼恩為宣政使順州防禦使先是繼恩有平賊功中書建議欲以為宣徽使上曰朕讀前代書史多矣不欲令宦官干預政事宜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它官宰相懇言繼恩大功非此不足以賞上怒深責宰相等因命翰林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名序立在昭宣使上以授之丁酉左神武大將軍權判左右金吾街仗事魏不以新募街

司卒千餘人引對於崇政殿。上親選得五百七十八人分四營設五都都有負察隊長一如禁兵之制先是。上以京師浩穰六街巡警皆用禁兵非舊制特命左右街各置卒千人優其廩餼傳呼備盜至是始分營部仍令丕更募以充其數焉。左諫議大夫知審刑院許驥等上重刑定淳化編敕三十卷詔頒行之。王小波李順之初作亂也朝議欲遣大臣慰撫給事中參知政事趙昌言獨請發兵捕斬無使滋蔓議久不決賊連陷邛蜀等州始命王繼恩等分路進討繼恩握重兵久留成都專以宴飲爲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又令騎兵持博局棊枰自隨威振郡縣僕使輩用事恣橫縱所部剽掠子女金帛坐而玩寇轉餉稍不給軍士亦無鬪志餘賊併伏山谷間郡縣有復陷者。上屢遣使督戰意頗厭兵會昌言攝祭太廟宿齋中書因召對滋福殿。上謂之曰西川本

自一國。太祖平之訖今三十年矣昌言揣知。上意遂言國家士馬精彊所鄉無不克顧此草竊不足仰煩宸慮即於上前措畫攻取之策上甚喜癸卯命昌言爲川峽兩路都步署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度昌言懇辭上不許厚賜遣行別賜手札數幅親授方略焉。李繼遷竄於漠北遣其將佐趙光祚張浦詣綏州見黃門押班真定張崇貴求納款崇貴會浦等於石堡寨推牛醞酒犒諭仍給錦袍銀帶乙巳繼遷遣其弟延信奉表待罪且言違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上召見延信面加慰撫錫賚甚厚。知延州王顯。上疏言間歲以來戎事未息李繼遷負恩於靈夏王小波干紀於巴邛河右坤維並興師旅而繼遷讎然改圖懷音向化遣子入覲願修職貢陛下開懷容納許其內附示之以德信申之以恩錫深得綏和之道矣然而戎狄之性本無其常所宜謹屯戍固城壘

積芻糧然後妙擇才勇付之邊任縱其緩急變覆則備御有素彼又奚能為患哉至若蜀寇未平人靈共憤伏望申飭將帥速期蕩平矧事久則變生功緩則師老又况邛蜀之壤物產繁富其間怠兵驕卒或遲留未進或顧戀是圖莫若勿憚往來潛為更代一則均勞役之使一則免遷延之役至如河北關防亦望常令固守虜以國家方事西南容謀與舉分中朝之勢力長外寇之姦計此之機宜不可不謹也顯知延州月日檢未獲此疏且附見是月兵部員外郎田錫奏疏曰錫自注因繼遷納款後甲午詔書故上此疏今臣伏聞去歲或霖潦作沴或癘疫為災陛下憂勞太切勤儉過中乃至進菲薄之膳羞御補浣之服飾又復發廩減儲以饘濟眾損民抑理以粟爵人今聞自邇及遐被原帶隰秋稼大稔流庸復歸苟非英聖之至誠豈至豐年之上瑞所慮者河西尚警劔外未寧此則天機制禦之時眷

通世之二

五

聖綏懷之際固大臣之與議豈微臣之敢知唯聞靜以徐清即時底定動無遺策不日又寧若以民間利病臣不盡知時政闕失臣不備見所思者唯制科可設鄉飲可行制科設則賢良方正之人得伸其志直言敢諫之士得罄其懷鄉飲行則孝悌之行自修淳厚之風自復儲闡建后用光主鬯之容王府設官宜制正名之秩館殿之職可補吏員樞近之司亦委編錄其次講求典禮更訪諸儒優卹蒸黎可詢群彥冬年可以立仗俾儀衛之式瞻雨雪可以放朝冀禮容之允肅邦國庠序興復宜先州郡城池增修亦使常平之廩因稔加儲底貢之財因時立制或為民祈穀耕于籍田或齒胄尊儒行之國學征稅寬則與民偕足法令簡則俾人易從抑臣聞君子恐懼乎於所未聞戒謹乎於所未至故未萌者所以易慮未兆者所以易謀謀於外則先靖於中制於遠則當思於近

葦蒲聚壩旣勞我師沙漠乘秋復窺王略師老則民力重困
寇虞則狄心甚萌今河隍委輸方幸國用井絡凋弊實軫宸
衷安之旣在於眷謀討之亦勞於神筭夫理絲而棼之則愈
亂烹鮮而擾之則靡全御衆以寬惟新聖德臨下以簡素在
帝心臣之至愚但思報國臣之寡識安能合時管窺規之辭庸
以塞詔芻言之拙仰冀留中 九月有司詳定大射儀并圖
來上 上謂宰相曰俟弭兵與卿等行之上以蜀寇未平工
部尚書辛仲甫素著因信將令與疾招撫會疾其不可遣仲
甫亦上章告老乃授太子少保致仕先是參知政事蘇易簡
薦樞密直學士虞部郎中張詠可屬西川事詔詠知益州旣
而留半歲不行於是始命赴部 上面諭之曰西川亂後民
不聊生卿往當以便宜從事 詠知益州在九月不得其日也按者舊後傳詠先到衛紹欽繼至故因仲甫致仕遂著其事張詠集有悼蜀詩乃云至通元年春正月受命夏四月二十八日供職茅亭客話亦載詠此

廿五之二

六

詩年月與諸書皆不同蓋誤也詠自作詩記年月不應誤政恐傳寫錯繆爾至道元年正月則詠已在成都矣

先是京兆劇賊焦四焦八等常嘯聚數百人攻劫居民為三
輔之害上令縣賞招募待以不死至是請罪自歸秦民處處
相聚供佛飯僧喜免侵暴之患 上引對焦四等各賜鈎袍
銀帶衣服緡錢並擢為龍猛軍使 先是有峨眉山僧茂貞
者以術得幸嘗言於 上曰趙昌言鼻折山根此反相也不
宜委以蜀事於是昌言行旣旬餘或又奏昌言素有重名又
無嗣息今握兵入蜀恐後難制 上亟幸北苑門召宰相謂
曰昨遣昌言入蜀朕徐思之有所未便蓋蜀賊小醜昌言大
臣不可輕動宜令且駐鳳翔為諸軍聲援但遣內侍押班衛
紹欽齎手書往指揮軍事亦可濟矣昌言已至鳳州詔追及
之因留候館 記聞稱昌言至鳳翔時寇準知州事密上言昌言素有重名又無子息不可授以利柄 太宗大驚曰朝廷皆無忠臣言莫及此 賴有寇準憂國家爾乃詔昌言行所至即止專以軍事付王繼恩罷政事知鳳翔召寇準

參知政事按準自青州召入即參政方昌言出時準蓋不知鳳翔知鳳翔乃薛惟吉也則言昌言不可委以利柄者必其進言其言與諸請向異準亦必不為此態昌言能政事復後此百餘日當時軍士固已付王繼恩續令滿紹欽代昌言入蜀此乃不書蓋記聞誤矣今不取依國史不出言者主各知仍取僧茂貞事附益之說聞又云茂貞時在京師按道釋志乃不然茂貞先有是言爾道釋志又云昌言欲殺茂貞其事頗怪未可信也當考李畋作張詠錄云川界既安其未凱旋主帥頗有驕色詠奏乞遣心腹近臣可以彈壓主帥者然後抽兵尋詔備細敘為同提賊招安使韓琦作神道碑亦載此事與政同按張詠知益州實錄偶失其月日檢照他書在九月然則詠與紹欽蓋相先後入川爾上依詠所乞遣張鑑馮守規來乃十二月事畋於詠門人也記事乃爾繆誤恐貽人或故為明辨之詔止昌言按本傳云昌言既行向餘即有詔他書不載也昌言以八月二十七日發京師詔止其行當在九月十一十二間無所考見乃附之甲寅後甲寅初五日

乙丑崇儀副使王得一求解官優詔許之得一河南人也

人以方技進起布衣授使職數召見錫賚甚厚未半載上表自陳不願久當榮遇并請舍所居宅為觀上悉嘉納賜觀名曰壽寧得一嘗入對禁中或至夜分頗敢言外事又潛述人望請立襄王為皇太子焉 壬申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

通世五之三

十

改封壽王用寇準之言也準言見至道元年八月上謂壽王曰夫政

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不擾之爾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誠信不擾之無如鎮之以清淨推是而行雖虎兕亦當馴狎況於人乎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信哉斯言也爾宜誠之按此

不為壽王尹開封也而本紀聯書之上語乙亥以左諫議大夫寇準參知政事 上因謂宰相呂蒙正曰寇準臨事明

敏今再擢用想益盡心朕嘗諭之以同德者事皆從長而行則上下鮮不濟矣呂端為諫議大夫請居準下丙子命端為

左諫議大夫立準上 丁丑上以蜀寇漸平下詔罪已初命翰林學士錢若水草詔既成進御 上笑謂若水曰朕為卿

潤色可乎若水傾首謝因命筆親寫數字皆引各深切尤為精當詔辭略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

惠和為政筦擁之吏唯用刻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又

曰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改而更張永鑒前弊而今而後庶或
登京余詔升壽州為大國列於晉國之下燕國之上是月
張詠始至益州先是陝西課民運糧以給蜀師者相屬於路
詠亟問城中所屯兵數凡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民
間舊苦鹽價而私廩尚有餘積乃下鹽價聽民得以米易鹽
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士驩言前所給米皆雜
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詠聞而喜曰
吾令可行矣時四郊尚多賊壘城門晝閉王繼恩曰務宴飲
不復窮討官支芻粟飼馬詠但給以錢繼恩怒曰國家征馬
豈食錢耶詠曰城中草場賊既焚蕩芻粟當取之民間公今
閉門高會芻粟何從而出若開門擊賊何慮馬不食粟乎詠
已具奏矣繼恩乃不敢言會衛紹欽亦以詔書來督捕餘寇
繼恩始令兵四出紹欽破賊於學射山攻拔雙流等寨招降

文五十一

世五之二

八

數萬衆別將西河楊瓊趨邛蜀盪賊巢穴遂克蜀州曹習等
又破賊於安國鎮誅其帥馬太保斬獲甚衆繼恩嘗送三十
餘輩請詠治之詠悉遣令歸業繼恩怒詠曰前日李順脅民
為賊今日詠與公化賊為民何有不可哉繼恩有帳下卒頗
恃勢掠民財或訴于詠卒繼城夜遁詠遣吏追之且不欲與
繼恩失歡密戒吏曰得即縛置井中勿以來也吏如其戒繼
恩不恨而其黨亦自斂戢云繼恩既分兵四出詠計軍食可
支二歲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卿者益州日以乏糧為
請詠至未久遂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韓琦
神道碑云王繼恩縱軍士剽奪民財詠召繼恩用事吏面數
其過將斬之吏股栗求活詠赦之因令繼恩分屯繼恩即
自分兵屯隣州當還京師者遣之此事固善但恐不然詠誅
繼恩帳下卒猶不欲與繼恩失歡若果如此則嫌隙顯矣且
琦載詠在蜀事或先
寡富民出粟千石濟飢民者爵公士
階陪戎副尉十石以上迭加之萬石乃至太祝殿直冬十

月 丙戌以鎮安行軍司馬楊徽之為左諫議大夫與右諫議大夫畢士安並為開封府判官兵部郎中喬維岳壽王府記室參軍水部郎中楊礪諮議司封員外郎夏侯嶠並為推官徽之等入謝 上召升殿賜坐諭以輔導之旨 給事中賈黃中出知澶州 上諭之曰夫小心翼翼君臣皆當然若太過亦失大臣之體非分之事已固不為又何假如是乎黃中頓首謝 上因謂左右曰黃中母有賢德年七十殊未衰每與之語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又顧參知政事蘇易簡曰卿母亦然自古賢婦人蓋不可得多易簡曰陛下孝治天下重人之親臣實何人老母倍蒙聖獎此人子之榮耀也 丙午翰林學士張洎等獻重脩 太祖紀一卷以朱墨雜書凡躬承聖問及史官採摭之事即朱以別之史未及成洎遷參知政事宋白獨領 史職歷數歲史卒不

六
卅五之二

九

就洎等所上 太祖紀亦不列於史館云 十一月庚戌上遣張崇貴持詔諭李繼遷賜以器幣茶藥衣物等先是翰林學士錢若水撰賜趙保忠詔去不斬繼遷存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 上大喜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着我意及是又草賜繼遷詔略曰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 上神筆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極好若水家因寶藏之辛亥舍人院言先是除授內殿崇班及諸司副使只樞密院吏送除目閱閱爵里並不得而知乞自今詔樞密院件析事狀送中書作詞頭乃付院草制從之 會要云此制後亦隳廢詔申明之 丙辰賜近臣御飛白書各一軸別賜參知政事寇准飛白草書一十八軸先是宰相呂蒙正等已受賜准出使在外至是始及焉 上因謂蒙正等曰書札者六藝之一也固非帝王之能事朕聽政之暇聊以自娛爾 丁巳 上

賦詩一首令待詔吳郢張用和賁以賜翰林學士張洎錢若水洎因揣摩上意上疏稱述凡數千言上覽而善之賜詩嘉獎召宰相等命坐於崇政殿西廡曰張洎所上表深諭朕旨足以戒躁競之輩矜澆薄之風矣付史館許衆人就觀因嗟嘆流俗不安義命者久之既又別賦洎詩一首及四體書前所賦詩各一幅草書尤絕妙蘇易簡首乞之蒙正亦欲得焉易簡前奏曰臣先得請蒙正已不及上笑而賜之張洎性險詖尤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官監敏正爲學士使內侍裴愈爲副使上覽奏謂曰此唐弊政朕安可踵其覆轍卿言過矣洎慙而退然以文彩清麗巧於逢迎上卒喜之丙寅上幸國子監賜直講孫奭五品服因幸武成王廟復幸國子監令奭講尚書說命二篇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上曰誠哉是言也上意

欲切勵輔臣因歎曰天以良弼資商朕獨不得耶遂飲從官酒別賜奭束帛丁卯大雪雨近臣稱賀上因言多士滿朝朕試令索班簿閱之周行之人魚貫櫛比不勝其衆比於其中求一材中轉運使三司判官者了不可得雖多亦奚以爲宰相呂蒙正對曰臣等職在辯論官材總領衆職而使陛下孜孜勞於求賢臣等之罪也上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使卿等何由盡知朕常謂求賢之安莫若責舉主遂詔蒙正以下至知制誥各舉有器業可任以事者一人蒙正奏曰臣備位宰相可以進退百官今獨舉一二人是示天下不廣也上曰前代亦合有宰相舉官故事可令史館檢討之既而有司具以歷代故事來上上復召蒙正等謂曰虞立子舉孫叔敖崔祐甫舉吏八百狄仁傑自舉其子光嗣何謂無也因書優孟對楚王錄孫叔敖之嗣故事爲一幅以賜蒙正蒙正

等退而各舉所知以聞 十二月戊寅朔司天言日當食至是陰雪蒙蔽自旦及中而散群臣稱賀賀曰不食蓋始此

王繼恩御軍无政其下恃切暴橫張詠恐軍還日或有意外之變乃密奏請遣腹心近臣可以彈壓主帥者亟來粉師旅辛巳命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副使馮守規借往召對後苑門面授方略鑑曰益部新復卒乘不和若聞使者驟至易其戎伍慮猜懼變生不測請假百安撫之名 上稱善鑑至成都繼恩猶偃蹇不意朝廷聞其縱肆鑑之行 上付以空名宣頭及廷臣數人鑑與詠即遣部戎兵出境繼恩麾下使臣亦多遣東還督繼恩等討捕殘寇而鑑等招輯反側蜀民始奠枕矣 初內侍趙守倫請於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匹逐水草放牧不費芻秣所生駒子可資軍用詔從之自是牧馬頗蕃息未幾守倫復上言牧龍諸坊牝馬及萬匹

四百八十五

十一

者歲生駒四千今歲止及二千五百實由主者失職不能謹視及虧營護孳生之法以致不登其課自今諸坊使臣伏望嚴加條約整其曠慢如牝馬百匹歲約駒子七十者等級遷擢否者罰亦如之以為懲勸又聞諸坊馬生駒子未即附籍俟其經涉寒暑堪任畜牧然後聞奏欲望今後駒子生即時附籍以聞庶其盡心養飼無所隱又牧馬不給芻粟自逐水草本無闌皂尤籍軍人放牧防其越逸其兵士欲望簡去老弱別募少壯者增補詔並從之





